PL
2722
V2L5
1869
v.10

LIBRARY
AUG 1 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仰而跂俯而就為文之道與處世通然亦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郎姓風格灑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藝就正郎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郎曰天下事仰而跂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須看其俯就之有害於義與否害於義則不可俯就矣仰跂之而不得猶不至見棄於君子也

簾內諸公真有另具一副眼睛肺腸者欲換之而無可換矣賈雖少年盛氣其所

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爲標準大卒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卽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爲泰耳如此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爲賤也郎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賈終嘿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鬱邑不得志頗思郎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又

言自是正大葛冗泛濫之句連綴成篇遂可以東閣羣書可以奪魁多士此等闈墨一出無怪俯就者奉爲蘊符深入肌理以此等物事進身而成爲淵源授受

三年闈場將近郎忽至相見甚懽因出所擬七題便賈作之越日索文而閱不以爲可又令復作作巳又訾之賈戲于落卷中集其葛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

（葛冗泛濫不能對巳何可告人此而曰逆）

文俟其來而示之郎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

（綴成文亦逆綴者之自謂爲文耳）

賈笑曰實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也郎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過因使袒背以筆寫

（群書本入閣者之目自當東閣之）

符而去曰只此巳足可以東閣羣書矣驗其符耀之不下深入肌理至場中七題無一遺者回思諸作茫不記

（今之以剿竊進綴成篇而得售者想亦背上有符不）

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終以爲羞欲少竄易

也

每見榜上有名竟謂文章有價賞鑑有真儼然道在是矣而不知狗矢之真者只便

而顛倒苦思竟不能復更一字日巳西墜真録而去郎
能○復○更○一○字○
候之巳久問何暮也賈以實告郎求拭符覘之巳漫滅
矣再憶場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
不○作○此○想○除○却○多○少○聲○謗○省○却○多○少○愧○汗
某惟不作此等想故不能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過諸
寓賈諾之郎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怏怏不
自得不復訪郎落喪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
可○惜○一○字○一○珠○
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溼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
天下士乎方慚怍間郎忽至曰求中既中矣何其悶也
欲○頓○顏○面○除○非○逃○跡○山○林
曰僕適自念以金盆玉椀貯狗矢真無顏出見同人行

宜少出多少愧汗

儻來富貴原無足榮必若千載之名非忠孝節義不足以當之果能致此則千古不朽矣長生又奚足比哉

置身度外可以為聖賢可以作

將遁迹山邱與世長絕矣郎曰此亦大高但恐不能耳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況儻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郎曰予志決矣不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別有天地有叟坐堂上郎使參之呼以師叟曰來何早也郎曰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齒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唯聽命郎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投以餌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窗無櫺內惟一几一榻賈解屨登榻月明穿射矣覺微飢取餌啖

仙佛

神仙可學而成無奈臟腑空明以後又有許多驚怖許多阻撓許多牽纏許多罣礙情緣道念兩相持而不能下久之久之洞府清潔之地変為房幃狎褻之所矣自已

之甘而易飽竊意郎當復來坐久寂然杳無聲響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脈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貓抓癢自牖睨之則虎蹲簷下乍見甚驚因憶師言即復收神凝坐虎似知其有人尋入近榻氣咻咻徧嗅足股少頃聞庭中嗥動如雞受縛虎即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馥賈渺然不少動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瞑如故（情緣未斷終是苦未受尽孽未造完）美人笑曰鼠子動矣初夫妻與婢同室狎褻惟恐婢聞

不能作主愛我者又豈能爲力乎洞府中自觧屡登榻月纔明耳而取餌先飢寂然一坐忽而虎嗅忽而人來悄然登榻時低聲小語時偎傍怨懟時慰藉歡合時以至鬧叟譙訶越

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歡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開目凝視眞其妻也問何能來荅云郎生恐君岑寂思歸遣一媪導我來言次因賈出門不相告語偎傍之際頗有怨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爲歡旣畢夜已向晨聞叟譙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郎從叟入叟對賈杖郎便令逐客郎亦引賈自短

躁進者逐○引人躁進○者杖著为令

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不圖情緣未斷累受撲責從此暫去相見行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

牆遁去時夜方向晨屈指已歷百餘年之久仙家歲月固迴異人間矣然以此推之則仙家歷百千萬億劫亦只如人生百年耳其久暫何以殊哉

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于對戶憩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揖之問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得無欲問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聞捷即遁遁時其子纔七八歲後至十四五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爲之易衣迨歿兩孫窮蹙房舍折毀惟以木架苫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賈豁然頓悟曰翁不知賈奉雉即某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

孫巳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少年疑爲詐僞少問夫人出始識之雙涕霪霪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元率陋劣少文長孫婦吳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杲及婦與巳共室除舍舍祖翁姑賈入舍烟埃兒溺雜氣熏人居數日懊惋殊不可耐兩孫家分供餐飲調飪尤乖里中以賈新歸日日招飲而夫人恒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女頗嫻閨訓承顏不衰祥家給奉漸疎或嘑而與之賈怒攜夫人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巳無及矣不得

必心無愧恥而後不難致富貴則富貴可以致而不可必致也愧恥不可無而不容或無也

凡骾峭不避權貴者未有不爲大僚中傷

富貴以無愧恥致之富貴可勝

已復理故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居年餘吳氏猶跱餽餉而祥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稍來近就之賈與入計囊所耗費出金償之斥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留守舊業次果頗慧使與門人輩共筆硯

當是得受心法不必易筋在背

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徹無何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爲人骾峭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恬退未蒙俞旨未幾而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擯斥

雖屢疏求退必至禍作而後止然則相戒不爲顧惜乎且相率而趨附權貴乎君子曰顧惜不可爲而可爲也權貴不可避而可避也禍患且聽之將來公道須彰之此日

不齒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宅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篡取爲妾乙故伹詐鄉人歛金助訟以此聞于都于是當道者交章攻賈賈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瘦死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果入泮已久爲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

富貴一夢耳調子

囑果夫婦攜一僕一媪而去賈曰十餘年富貴曾不如

餘年不如一夢以夢思夢是大夢將覺時

一夢之久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數日抵海岸遙見巨舟來鼓樂殷作虞候皆如天神旣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少

到此悟徹
覚登彼岸

憩賈見鷲喜踴身而過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間瞬間遂杳僕識其人蓋郎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闈中書藝既成吟誦數四嘆曰亦復誰人做得遂棄去更作以故闈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蓋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金盆玉椀 五代史孫晟傳晟與馮延巳并爲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盆玉椀而貯狗矢可乎

立言貫乎不朽〔左傳〕襄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夏楚見卷二張誠

東閣羣書〔晉庾翼傳〕殷浩才名冠世翼弟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議其任可也〔韓愈寄盧仝詩〕春秋三傳丨高丨獨抱遺經究終始

嗒喪見卷一葉生

儻來見卷九雲羅公主

劉院返天台見卷七翩翩

不菌見卷三會友干

瘐死〔集韻〕囚徒以飢寒而死曰丨丨○〔史記〕丨丨獄中〔注〕丨病也囚徒病律名爲丨或作瘉○〔按〕天祿識餘史記丨丨獄中〔注〕不明瘐字義考說文束縛捽抴爲臾臾瘐通用

地獄見卷四龍飛相公

虞侯見卷九小翠

陳大士名際泰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

有仙骨〔杜甫送孔巢父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姓〕王烈之安城託謝廩遇一人乘黿而行廩知爲神人拜請隨去其人日汝無仙骨

試士盛於唐代此興於唐之所以命名也則自唐歷宋元明以來被黜落而憤懣以卒者何可勝數宜其狀一投而萬声響應也

三生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爲令尹闈場入簾有名士興于唐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孫山外缶○數寃鬼其同病死者以千萬計推興爲首聚散成羣某被攝去相與對質閻羅便問某既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辯言上有總裁某不過奉行之耳閻羅即發一簽往拘主司久之勾至閻羅即述某言主司曰某不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薦吾何由而見之也閻羅曰此不得相諉其失職均也例合笞方將施刑興不滿志

抉其雙睛罪亦宜之今更有行其私而不欲得佳文者奈何簾中諸公於披揀時有草率了事漫不經心者須防此一刀仇人相見不容置辯

憂然大號雨㖊諸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與抗言罪太輕是必抉其雙睛以爲不識文之報閻羅不肯衆呼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鄙耳衆人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劙胸兩人瀝血鳴嘶衆人大快皆曰吾輩抑鬱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與先生怨氣都消矣鬨然遂散某受剖已押投陝西爲庶人子年二十餘值土寇大作陷入賊中有巡兵道往平賊俘擄甚衆某亦在其中心猶自揣非賊冀可辯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細視乃與士也

驚曰吾合盡矣既而俘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置辯竟斬之某至陰投狀訟與閻羅不即拘待其祿盡遲之三十年後與至面質之與以草菅人命罪作畜償某所爲會撻其父母其罪維均某恐來生再報請爲大畜閻羅判爲大犬與爲小犬某生於北順天府肆市中一日臥街頭有客自南中來攜金毛犬大如狸某視之與也心易其小齕之小大齕其喉下繫鈴大犬擺撲嘷竄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斃並至冥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冤冤相報何時可已今爲若解之乃判與來世爲某壻

睹者正爲此耳

梟其首

卩其喉

而竟斬之雖議以草菅人命畢竟爽快

雖得請爲大犬究爲小犬所齕同歸於斃亦一快事

如此解冤閻羅可謂

善調停矣乃既爲愛壻相得甚歡而復恃才侮翁必代爲之謀得志名場而後寃仇乃釋可畏哉

某生慶雲二十八舉于鄉生一女媚靜娟好世族爭委禽焉某皆弗許偶過鄰郡值學使發落諸生某第一卷李姓實興也遂挽至旅舍優厚之問其家適無偶遂訂婣好人皆謂憐才而不知其有夙因也既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壻恃才輒侮翁恒隔歲不一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壻中歲偃蹇苦不得售翁百計爲之營謀始得志于名場由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破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調停固善然墀下千萬衆如此紛紛勿亦天下之愛

壻皆冥中之悲鳴號慟者耶

譏訕似過刻然君子必取之而常以爲鑑

名士（見卷二阿寶）停（見卷二劉海石）祿盡（見卷八綠衣女）草菅人命（賈誼傳其覩殺人如艾丨丨然）委禽（見卷二阿寶）調停（見卷二巧娘）

一語能罩全篇

長亭

石大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賞其慧納爲弟子啟牙籤出二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虔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一生用之不盡）問其姓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畱數日盡傳其訣石於是精於

對狐疑狐曰非所敢知疑鬼是鬼曰我知之矣

符籙委贄者踵接於門一日有叟來自稱翁姓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不聞病危辭不受贄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屋華好入室見少女臥穀帳中婢以鉤挂帳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牀形容已槁近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囡詰病狀叟言白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捉之已杳少間復至疑其爲鬼石曰其鬼也驅之非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叟曰必非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於其家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

可見座無把

媼何得聞鬼言而以此要婚

狐祟人而鬼祟狐實不啻以鬼祟鬼以狐祟狐也於陰隲何傷

爲鬼祟女特延來治鬼鬼又薦女而治之

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盡狐偶悅其女紅亭姑止焉鬼爲狐祟陰隲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女之姊長亭光艷尤絕敬留全璧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爲之施治爾時我當自去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叟喜以告石請石入視石焚舊符乃坐診之見繡幕有女郎麗若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帳女郎急以椀水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矣出辭叟托製藥去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逆石

平情之論

方將德鬼何遽驅鬼

者之心不在鬼是又添一祟矣人爲狐祟不惟陰隲無傷且功德不少

以驅鬼要婚非爲祟而何

得長亭金簪爲信心不能不在鬼矣集家

石託疾不起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股狀扶杖而出叟拜已問故曰此鰥之難也曩夜婢子登榻傾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翁者

乘人之危而要之敝人也

叟默而出石走送曰病瘥當自至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之叟慰問三數語便曰頃與荊人言君如驅鬼去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願遣奉事君子石喜頓首於地乃謂叟雅意若此病軀何敢復

石要婚狐詐婚石實敲之何貴于狐惟石先料其肯

愛矣立刻出門並騎而去入視祟者既畢石恐背約請

約而論眞婚照金簪既投則恩怨在彼矣欲殺之而

與媼盟媼遽出曰先生何見疑也即以長亭所插金簪

人悉爲祓除恐深閨者之未能全璧心愈不能不在鬼矣寫佩符使人持贈不待臾求之矣

既有信誓則石其壻也殺壻之謀媼不與聞倉皇而往告之以視入盡夫也父一而

授石爲信石朝拜之已乃徧集家人悉爲祓除惟長亭（終離之反復之雅有挾歸已）深匿無跡遂寫一佩符使人持贈之是夜寂然鬼影盡滅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法水所患若失石欲辭去叟挽止殷懇至晚肴核羅列勸酬殊切漏三下主人乃辭客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急起視則長亭掩入辭氣倉（長亭能見大義）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遁言已遥返身去石戰惧無色越垣急竄遥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待獵畢乃與俱歸心懷怨憤無計可伸思欲之汴尋赤城而家有老父病癥已久日夜籌思莫決進止忽

已之論孰爲得之老媼有信有禮有智有爲

觀長亭之所以處父子夫妻之間常變經權可謂斟酌盡善矣遺壻私遁非背父也不敢失所天爲陷親於不義也然使歸石

一日雙與至門則翁媼送長亭至謂石曰曩夜之歸胡（媼不背○與狐一生○妖）
再不謀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亦隱而不發媼促兩人（有賢○內助）
庭拜訖石將設筵辭曰我非閒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曰長子）
老子昏髦儻有不悉郎肯爲長亭一念老身爲幸多矣（昏○髦○則○可○直○言○念○老○身○矣○婉○其○詞○可○肯○爲○長○亭○一○念○老○）
登車遂去蓋殺壻之謀媼不之聞及追之不得而返媼（身統之○子所重也此○爲修辭之○要）
始知之頗不能平與叟日相詬誶長亭亦飲泣不食媼
強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過兩三
月翁家趣女歸寧石料其不返禁止之自此時一涕零
年餘生一子名慧兒買乳媼哺之然兒善啼夜必歸母

之後何夫而背父則不孝不背其父孝矣使石父病卒而縗絰無間則固不背其父而乃背夫之父其不孝又更甚焉乃思女之命方來即捨色而就道三年不反雖老子昏耄爲子者不得

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媪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爲期既而半載無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望想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石父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憊苦次彌留不能受賓朋之弔方昏憒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縗絰者長亭也石大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輟泣撫之良久始漸甦自疑已死謂相聚於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能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所負心適家由海東經此得翁凶問妾遵嚴命而

○憔○其○連○輒○德○

不委屈從之也至得翁凶悶仍背父而續經奔喪其言曰妾遵嚴命而絕見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侃侃正論爲兩得之妾爲翁來君不爲妾母放令去至性之語敢計夫挽見

其緩急以禮自處復以禮處人

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妾來時母知而父不知也言間兒投懷中言已始撫之泣曰我有父兒無母矣兒亦噭啕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柩前牲盛潔備石乃大慰而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請石外兄款洽弔客喪旣閉石始杖而能起相與營謀齋葬已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挽兒號隱忍而止未幾有人來告母病乃謂石曰妾爲父來君不爲妾母放令去耶石許之女使乳媼抱兒他適涕洟出門而去去後數年不返石父子漸亦忘之一日昧爽啟扉則長亭飄忽而

絶乎天理合乎人情

號乎女嫁而復留此狐實乃狂悖遣神鎖去我聞亦將快心然而彼雖不仁亦其父也以琴瑟之好樂其禍而幸其災卽不爲父傷甯不爲妾弔責之以不義詎謂負氣者之不能暫忍乎聘

入石方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閨闥視一里爲遙今一日夜而奔千里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請之不已哭曰今爲君言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邇年徙居晉界僦居趙搢紳之第主客交最善以紅亭妻其公子公子數逋蕩家庭頗不相安妹歸告父父留之半年不令還公子忿恨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遣神綰鎖縛老父去一門大駭頃刻四散矣石聞之笑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以情義責之合入）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口流離卽不爲父傷甯不

求惡人事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悲翁歸則卿之夫泣見悲念及此則岳誠非人女不能不誓以相報矣聞絮言而速返今而後有以報命矣豈石負義之言所激而然哉

爲妾弔乎聞之忭舞更無片語相慰藉何不義也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拚已決絕過二三日媪與女俱來石喜慰問母子俱伏地驚而詢之母子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欲求人復何顏

所謂爲長亭一念老身也

矣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然聞禍而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途中遇母始知縶吾父者蓋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

此則要之以禮

要之何害

之父子離散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也媪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即刻治任如汴詢至元帝觀則赤

城歸未久入而叅之便問何來石覷廚下一老狐扎前
股而縶之笑曰弟子之來爲此老魅來城詰之曰是吾
岳也因以實告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釋固請乃許之
石因備述其詐狐聞之塞身入竈似有慚狀道士笑曰
彼羞惡之心未盡亡也石起牽之而去以刀斷索抽之
狐痛極齒齦齦然石不遽抽而頓挫之笑問曰翁痛之
勿抽可耶狐睛睒睒似有慍色既釋搖尾出觀而去石
辭歸三日前已有人報叟信媼先去留女待石石至女
明明語其當感激而曰不任感激亦學
逆而伏石挽之曰卿如不忘琴瑟之情不任感激也女

曰今復遷故居矣村舍鄰迺音問可以不梗妾欲歸省

得狐三分詐

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兒生而無母未便殤折我日日

前此去將

鮢居習巳成慣今不似趙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爲卿者盡矣如其不還在卿爲負義道里雖近當亦不復過

不還已無奈伊何矣故此止以情動之以恩感之以義責之而寬哀怨之

問何不信之與有女次日去二日即返問何速曰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未能忘懷言之絮絮妾不欲復聞故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而翁壻間尚不通慶弔云

異史氏曰狐情反覆譎詐巳甚悔婚之事兩女而一轍

詭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啟其悔者已在初也且揩旣愛女而救其父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于危急之中何怪其後齒不忘也天下有冰王之不相能者類如此

篇中多凝鍊之句亦流利亦端莊文筆之當行出色者

尼　廣韻尼𡰥歸止之也

齦齦　集韻音懇齧齒也韓愈曹成王碑蘇枯弱強齦其姦倡

厭禳　見卷一畫皮

符籙　隋書經籍志丨丨十七部一百三卷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之說

祟　見卷一賈皃

湯夫人　卽湯婆子溫足瓶也王堂閒話作錫奴黃山谷詩作腳婆吳寬湯婆

傳奇曰湯溫〇滑稽生湯婆子詩不施脂粉不梳粧寂寞無言臥象牀暖足难同親骨肉傳人惟有熱心腸夜長夜短牖開眼花落花開只自傷可惜恩情易抛擲春来依舊守空房

玉趾見卷六公孫九娘

漏見卷一妖術

胡再不謀見卷五黃九郎

詬許見卷四桓娘

苦次見卷四金和尚

彌留見卷二蓮香

亂命左傳宣十五年秦伐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之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外兄儀禮姑之子注丨丨弟也疏丨丨者姑是內人以外出而生故也

冰玉晉書衛玠傳玠妻父樂廣與玠並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翁冰清女壻玉潤之語

不捐能見卷三曾及于

奇文奇事至性至情為強鬼所陵不赴地下何以代伸冤氣豈知既赴地下而冤更加冤哉必待上帝殿下與灌口二郎而後得平反茫茫宇宙果

席方平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廉性戇拙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郤羊先死數年廉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搒我矣俄而身赤腫號呼遂死席慘怛不食曰我父樸訥今見陵於強鬼我將赴地下代伸冤氣耳自此不復言時坐時立狀類癡蓋魂已離舍矣席覺初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選入城其父已收獄中至獄門遙見父臥簷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潸然涕流便謂獄吏悉受賕囑日夜搒掠脛股摧殘甚矣席怒大

何路可達
帝聽哉
賄通而始
出質理自
然所告無
據自然不
直
赴郡告官
役郡司之
利市也遏
半月之久
則席之受
撲城隍之
覆案不待
質理時乃
知之

罵獄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出抽筆爲詞値城隍早衙喊寃以投羊懼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席忿氣無所復伸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告之郡司遲之半月始得質理郡司撲席仍批城隍覆案席至邑備受械梏慘寃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送家門役至門而去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拘質對二官密遣心腹與席關說許以千金席不聽過數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負氣已甚官府求合而執不從今聞於

王前各有函進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猶未深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席厲聲問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聞席受笞喊曰受笞允當誰教我無錢耶冥王益怒命置火牀捽席下見東墀有鐵牀熾火其下牀面通赤鬼脫席衣掬置其上反復揉捺之痛極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矣遂扶起捉使下牀着衣猶幸跛而能行復至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訟是欺王也必訟又問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

冥王又怒命以鋸解其體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許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凝血模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復押回冥王又問尚敢訟否答云必訟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頂腦漸闢痛不可禁顧亦忍受不復言鬼曰壯哉此漢鋸隆隆然尋至胸下又聞一鬼云此人大孝

寸心不烈損之實難

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闢矣板解兩身俱撲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二鬼即推復忽然身合猶覺鋸鋒

一道痛欲復裂半步而踣一鬼於腰間出絲帶授之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頓健殊無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復問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訟矣冥王立命送還陽界隸率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遂去席念陰曹之暗昧尤甚於陽間柰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二郎爲帝勳戚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兩隸已去遂轉身南向奔馳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今果然矣捽回復見冥王竊意冥王益怒禍必更慘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孝但汝父冤我已爲若

何嘗不知猶如權不在彼

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嗚呼爲今送汝歸予以千金之產期頤之壽於願足乎乃註籍中嵌以巨印使親視之席謝而下鬼與俱出至途驅而罵曰奸猾賊頻頻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大磨中細細研之席張目叱曰鬼子胡爲者我性耐刀鋸不耐撻楚請反見王王如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返奔二鬼懼溫語勸回席故蹇緩行數步輒憩路側鬼含怒不敢復言約半日至一村一門半闢鬼引與共坐席便據門閾二鬼乘其不備推入門中驚定自視身已生爲嬰兒憤

啼不乳三日遂殤魂搖搖不忘懽日約奔數千里忽見羽葆來擁戟橫路趨道避之因犯鹵簿爲前馬所執縶送車前仰見車中一少年手儀瑰瑋問席何人席寃憤正無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當能作威福因緬訴毒痛車中人命釋其縛使隨車行俄至一處官府十餘員迎謁道左車中人各有問訊已而指席謂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愬宜即爲之剖決席詢之從者始知車中即上帝殿下九王所囑即二郎也席視二郎修軀多髯不類世間所傳九王既去席從二郎至一官廨則其父與

一羊三鼠諸蠹均已伏辜席之氣到此方平

羊姓並衙隸俱在少頃檻車中有四人出則冥王及郡司城隍也當堂對勘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戰慄狀若伏鼠二郎援筆立判頃之傳下判語令案中人共視之判云勘得冥王者職膺王爵身受帝恩自應貞潔以率臣僚不當貪墨以速官謗而乃繁纓棨戟徒誇品秩之尊羊狠狼貪竟玷人臣之節斧敲斤斲婦子之皮骨皆空魚食鯨吞螻蟻之微生可憫當掬西江之水為爾湔腸即燒東壁之牀請君入甕城隍郡司為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下列而盡瘁者不辭折腰

卽或勢逼大僚而有志者亦應強項乃上下其鷹鷙之手旣罔念夫民貧且飛揚其狙獪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贓而枉法眞人面而獸心是宜剔髓伐毛暫罰冥死所當脫皮換革仍令胎生隸役者旣在鬼曹便非人類祇宜公門修行庶還落蓐之身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彌天之孽飛揚跋扈狗臉生六月之霜隳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肆淫威於冥界咸知獄吏爲尊助酷虐於昏官共以屠伯是懼當於法場之內剁其四肢更向湯鑊之中撈其筋骨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詐金光蓋地

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霾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以賞席生之孝即押赴東岳施行又謂席廉念汝子孝義汝性良懦可再賜陽壽三紀因使兩人送之歸里席乃抄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之既至席先蘇令其家人啟棺視父僵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活及索抄詞則已無矣自此家日益豐三年間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孫微矣樓閣田產盡為席有里人或有買其田者夜夢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種作

則終年升斗無所獲於是復鬻歸席席父九十餘歲而卒

異史氏曰人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況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萬刧不移異哉席生何其偉也

赴地下而訴至冥王力已竭矣冤可伸矣乃闖說不通而私函密進錢神當道求偶登堂甚且臥以焦肉之牀鬭以解身之鋸壯哉此漢毒矣斯刑幸而鋸未損心絲能續命大冤未害萬死雖辭詿富貴期頤之

籍烏足以移其心訴聰明正直之神乃可以斷斯獄獨怪儼然王簡者為彼私函枉玆律法移惡人之鬼加孝子之身送之歸而料其不歸遊之訟而禁其勿訟餌之以足願之事賺之以不備之生酷而又貪奸而且詐較之城隍郡司非又甚焉卒之檻車囚至伏鼠現形地下之鬼何辜而乃王及此輩哉

羊狠〔史記項羽本紀〕宋義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

入甕〔資治通鑑〕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取大甕四周以炭炙之令囚居中何事不承俊臣索甕如興法謂興曰有內

狀推兄請君人此襲中興惶恐服罪

强項後漢董宣傳宣爲洛陽令殺公主奴上令謝罪宣手據地不伏上叱强項令出

屠伯漢書酷吏傳嚴延年治河南論囚流血數里人號屠伯

銅臭東觀漢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司徒問其子曰外議以爲何如曰嫌銅臭

通神幽閒鼓吹唐張延賞同度支有一寃獄欲平反之案頭有帖曰奉錢五萬貫張怒收吏按之次日國流處又一帖曰奉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乘間偵之公曰錢至十萬貫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禍及不得不受

少選見卷一狐嫁女

狼狽見卷八荷花三娘子

城隍見卷一考｜｜

闘說見卷五仇大娘

逆旅見卷二巧娘

灌口二郎寰宇記｜｜鎮在導江縣西六十里○｜｜見西遊記○

[按]俗以演義之謬謂二郎爲楊戩稱楊二郎非也道書稱二郎爲清源眞君朱子語錄云蜀中｜｜｜｜當時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據此則二郎爲秦將李冰之子冰

命子二郎鑿離堆山開渠引水灌成都十一州縣之田有功于民蜀人祠之○本朝雍正五年詔封李冰爲敷澤興濟通佑王二郎爲承績廣惠顯英王

聰明正直（左傳莊三十二年注）神｜｜｜而壹者也

朔頤 見卷八荷花三娘子

奔波 見卷二鳳陽士人

羽葆 見卷一陸判

鹵簿 見卷一陸判

殿下九王

貪墨 謚法貪以敗官讒言敗善曰墨墨音昧又（左傳昭十四年）｜｜以敗官爲｜（注）墨不潔之稱貪欲而敗其官守謂之汙墨

速官謗（左傳莊二十二年注）敢辱高位以｜｜｜

繁纓棨戟（左傳成二年注）仲叔于奚請曲縣｜｜以朝（注）曲縣軒縣繁纓馬飾皆諸侯之制○前漢匈奴傳有衣之戟曰棨崔豹古今注｜｜殳之遺象也以木爲之後世以赤油韜之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

魚食（漢書何顯傳注）趙季李敍以氣力｜｜閭里（注）謂侵奪取之若漁獵

鯨吞（左傳宣十二年）取鯨鯢而封之（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韓愈詩）

海丨丨明月 當搦西江之水爲爾滌腸 五代史周王仁裕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 折腰 晉書陶潛傳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曰當束帶見之潛曰我不能爲五斗米丨丨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 上下其手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丨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方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 人面獸心 孔嚴與殷浩歎皆丨丨丨丨貪而無親難以感義又崔鴻後趙錄冉閔謂慕容儁曰爾曹丨丨丨丨 剔髓伐毛 漢武紀黃眉翁指東方朔曰吾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三千年一剝皮伐毛吾今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落蓐 見卷三竹青 苦海 見卷七鴉頭 跋扈 見卷四珊瑚 六月霜 張說獄箴匹夫結憤丨丨飛丨 九衢 楚辭犬問靡蓱丨丨枲華安居 獄吏爲尊 見卷七江城

紀鍾生見卷九 淨土法苑珠林西方常淸淨自然無一切雜穢故名淨土

素秋

俞愼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于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捉臂邀至寓便相款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姓俞名士忱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又益親洽因訂爲昆仲少年遂以名減字爲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踧落更無厮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十三四巳來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托茗獻客似家中亦無婢

媪公子異之數語遂出由是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寓所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爲辭公子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童兄妹纖弱何以爲生矣計不如從我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闈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曰中秋月明如晝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挽入內素秋出略道溫涼便入複室下簾治具少間自出行炙公子起曰妹子奔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搴簾出則一青衣婢捧壺又一媪托柈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子恂九微哂

曰素秋又弄怪矣但聞簾內吃吃作笑聲公子不解其故既而筵終婢媼徹器公子適嗽唾墮婢衣婢隨唾而倒碎椀流炙視婢則帛翦小人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姻荅云先人即世去留尚無定所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鬻宅攜妹與公子俱西既歸除舍舍之又遣一婢爲之服役公子妻韓侍郎之猶女也尤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

一入任進之途則終身不能跳出得失二字圈外真是可憐又是可笑初念不堅遂覺中熱乃至一蹶即死蠹魚更不耐事

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勸赴童子試惝九曰姑爲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戚戚於得失故不爲也居三年公子又不第惝九大爲扼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爲成敗所惑故甯寂寂耳今見大哥不能自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驅馳也公子喜試期迫入場邑郡道皆第一益與公子下帷攻苦踰年科試並爲郡邑冠軍惝九名大譟遠近爭婚之惝九悉卻去公子力勸之乃以場後爲解無何試

畢傾慕者爭錄其文相與傳誦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旁既放兄弟皆黜時方對酌公子尙强作噱恂九失色酒殘傾墮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至張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如胞實非同族弟自分已登鬼籙素秋已長成旣蒙嫂氏撫愛媵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眞吾弟之亂命耳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邪恂九泣下公子卽以重金爲購良材恂九命舁至力疾而入囑妹曰我歿後當闔棺無令一人開視公子尙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疑其囑

侯門爲壻所不願入

異使素秋他出啟而視之則館中袍服如蛻揭之有蠹魚徑尺僵臥其中駭疑間素秋促入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閡所以然者非避兄也但恐傳布飛揚妾亦不能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寧不知我心乎即中饋當不漏言請勿慮遂速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婚於世家恂九不欲既歿公子以商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年已二十矣長而不嫁人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冰媒相屬卒無所

吾爲傒門羞吾更爲傒門危

以甲第裘馬容貌三者取人鮮不失矣自應爲蠹魚所不樂

可先是公子之妻弟韓荃來弔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去終不能釋托媒風示公子許爲買鄉場關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自此交往遂絕適有故尚書之孫某甲將娶而婦忽卒亦遣冰來其甲第雲連公子之素識然欲一見其人因與媒約使甲躬謁及期垂簾於內令素秋自相之甲至裘馬蹁躚炫耀閭里又視其人秀雅如處女公子大悅見者咸贊美之而素秋殊不樂公子不聽竟許之盛備奩裝計費不貲素秋固止之但討

書畫鼎彝已盡鬻之蠹魚何所容身乎甲第墟矣裘馬敝矣容貌枯矣昔年之不樂知有今日矣

一老大婢供給使而已公子亦不之聽卒厚贈焉旣嫁琴瑟甚歡然兄嫂常繫念之每月輒一歸甯來時奩中珠繡必攜數事付嫂收貯嫂未知其意亦姑從之甲少孤止有寡母溺愛過於尋常日近匪人漸誘淫賭家傳書畫鼎彝皆以償戲債而韓荃與有瓜葛因招飲而竊探之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固求之甲意似搖然恐公子不甘韓曰我與彼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則彼亦無如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俞謹稚哉遂盛妝兩姬出行酒且曰

未遑理妝草草遂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果如所約此郎君家人矣甲惑之約明而去至日甲慮韓詐謾夜候於途果有輿來啟簾照驗不虛乃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兒俱明甲奔入僞告素秋言公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草草遂去輿既發夜迷不知何所遠行良遠殊不可到忽有二巨燭來衆竊喜其可以問途無何至前則巨蟒兩目如燈衆大駭人馬俱竄委輿路側將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葬於蛇腹歸告主人垂首喪氣而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爲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壻之僞也取婢歸細詰情迹微

有合尊在何畏一命謹菴哉

五百金已歸烏有並

窺其變忿甚偏愬郡邑某甲懼求救於韓韓以金麥兩亡正復懊喪斥絕不爲力甲呆憨無所復計各處勾牒至但以賂囑免行月餘金珠服飾典質一空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邑官皆奉嚴令甲知不可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蒙憲票拘韓對質韓懼以情告父父時休致怒其所爲不法執付隸既見諸官府言及遇蟒之變悉謂其詞支家人搒掠殆徧甲亦屢被敲楚幸毋日鬻田產上下營救刑輕得不死而韓僕已瘐斃矣韓久困囹圄願助甲賂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

二姬而請益之又貨宅辦金以爲賂可謂倒賠錢矣然較之韓荃還算便宜蓋換來金與二姬只三年同牀第之一婢子耳蠹魚配名士其咳文嚼字茹古涵今可謂同聲同氣同志同術

請益以二姬但求姑存疑案以待尋訪妻又承叔母命朝夕祈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家基貧貨宅辦金而急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踰數日公子夜坐齋頭素秋偕一媼驀然忽入公子駭問妹固無恙耶荅曰蟒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才家依於其母彼自言識兄今在門外請入之也公子倒屣而出燭之非他乃周生宛平之名士也素以聲氣相善把臂入齋款治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顛末初素秋昧爽款生門母納入詰之知爲公子妹便將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慧

可以同憂同樂同生同死他時同隱海濱同昇仙界豈侯門紈袴所可同日語乎

不俟得金而後宜心中所存者眞目中所見者大

能解意母悅之以子無婦竊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爲辭生亦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頻偵聽知訟事已有關說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媼送之郎囑媼媒焉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竊有心而未言也及聞媼言大喜卽與生面訂爲好先是素秋夜歸將使公子得金而後宜之公子不可曰向憤無所洩故索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鎰豈能易哉郎遣人告諸兩家頓罷之又念生故不甚豐道賒遠親迎殊艱因移生母來居以恂九舊第生亦備幣帛鼓樂昏

有書眉使代一節方令閱者無留憾

幸哉周生不入得失之途當下已登仙境矣

素秋其三

嫁成禮一日嫂戲素秋今得新壻曩年枕席之愛猶憶之否素秋微笑因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解研問之蓋三年牀笫皆以婢代每夕以筆畫其兩眉驅之去即對燭而坐壻亦不之解也益奇之求其術但笑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偕往素秋以爲不必公子強挽之而去是科公子薦於鄉生落第歸隱有退志踰歲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矣一日素秋告嫂曰向問我術固未肯以此駭物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請祕授之亦可以避兵燹驚而問之答云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烟妾荏弱不堪驚

食神仙字耶顧其自謂無福相與乃兄自審福薄之意同特自知之而能自安之不至如乃兄之癡惑而枉死耳翁帛化韋馱不惟映帶書眉變蟒直照應到帛翁小入止

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公子留之不得至於泣下問往何所郎亦不言雞鳴早起攜一白鬚奴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委送之至膠萊之界塵霧障天既晴已迷所往三年後闖寇犯順村舍為墟韓夫人剪帛置門內寇至見雲繞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無恙焉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遇一叟甚似老奴而髭髮盡黑猝不敢認叟停足而笑曰我家公子尚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何里曰遠矣遠矣匆匆遂去公子聞

之使人於所在徧訪之竟無踪迹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其來舊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堅寧知糊眼主司衡命不衡文耶一擊不中奮然遂死蠹魚之癡何可憐傷哉雄飛不如雌伏

十三經垂教身心性命之理耳一部廿三史法鑒攸分子臣弟友之經忠孝廉節之則廣我聞見正我修爲求慊戒欺學問之道無愧我心而已矣至諸子百家以及離騷楚些皆可以摛其芳藻瞎其情懷即一歌一詠之間罔非隨其興之所至豈復有得失之念

存於中哉自古文變爲帖括古詩變爲試帖精於其藝者原足以窺其心術見其根柢知其經濟得其才華以此得人史不勝書奈俗學悞人只以此爲弋取功名之具童子束髮受書蒙師經師皆以進取之方口講指畫傳授心法而沾沾焉計其何以得何以失且計其何以必得而必無或失於是執經請業者只知所學爲得失之一途於立身行己之道耳不會聞目不會覩而黃卷青燈殘編斷簡餖飣糟粕神似蠹魚卒之戚戚終身名場老死乃謂讀書悞我文章無

憑豈知非書悞我而我實自悞文本有憑而我自無憑乎然此猶自得失言之也若聖賢垂教之意則孔顏所樂與孟氏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又何悞我又何無憑哉

詐諼(前漢息夫躬傳)虛造詐諼之策 食肉相(黃庭堅詩)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 糊眼(歐陽修詩)清夜夢中丨丨處朱衣暗裏點頭時 美如冠玉(史記陳平世家)絳侯灌嬰等讒陳平曰平雖丨丈夫丨丨丨耳其中未必有也 應門之童李密陳情表內無丨丨五尺丨 丨治具見卷一(陸判) 奔波見卷二鳳陽士人 青衣見卷一驢人語 吃吃見卷一驢人語 紫姑(荊楚歲時記)望夕迎丨丨神以卜○(異苑)世有丨丨神古來祖傳丨丨是人妾為大

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死故世人以
其日作其形夜于厠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
曹姑亦歸去小姑可出歲足者覺重更是神來奠設
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躞不住占衆事卜行年
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儛惡便仰臥平昌孟氏恒不
信躬試往捉便自躍穿屋永失所在○子胥其夫名
也曹姑其大婦也○李商隱詩羞逐旁人賽丨丨

下帷 見卷三紅玉 **亂命** 見前長亭 **人頭畜鳥** 見卷一嬌娜 **蠹魚** 爾雅蟫白魚注蟫衣書中虫始則黃色既老則身有粉視之如粉故曰白魚本草謂衣魚一曰壁魚俗乎丨丨一名蟫古稱困學生爲書蟫誤用假借也按蠹或作螙韻會別作蠹非 **寒士** 見卷一狐嫁女 **冰媒** 見卷三胡氏 **小妻** 見卷四恒娘 **閼節** 見卷二阿寶 **批** 見卷三會友于 **瓜葛** 見卷二嬰寧 **違行良遠** 見卷一成仙 **瘦鬑** 見前賈奉雉 **無恙** 見卷二珠兒 **囹圄** 見卷一成仙 **倒屣** 見卷

五續黃粱名士見卷一阿寶關說見卷五仇大娘牀第見卷二俠女大比見卷二阿寶兵燹見卷二張誠衛見卷二嬰寧雄飛雌伏後漢趙典傳趙溫為京兆郡丞嘆曰大丈夫當｜｜安能｜｜

喬女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壑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問名者邑有穆生年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子未幾穆生卒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母頗不耐之女亦憤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有孟生喪偶遺一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之人急於求配然謀數言輒不

告林一篇議論激昂

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女辭焉曰飢凍若此從官人得溫飽夫寧不願然殘醜不如人所可自信（貝徒自信則大美任我出）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殘醜庸何傷）孟益賢之向慕尤殷使媒者函金加幣而說其母母悅自詣女所固要之女矢志不奪母慚願以少女字孟家人皆喜而孟殊不願居無何孟暴疾卒女往臨哭盡哀孟故無戚黨死後村中無賴悉憑陵之家具攜取一空方謀瓜分其田產家人亦各草竊以去惟一嫗抱兒哭帷中女問得故大不平聞林生與孟善乃踵門而告曰（坐〻正〻折釘截鐵之）夫婦朋友人之大倫也

慷慨正人光明所謂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不唯當作程嬰杵臼傳讀直可作諸葛武侯前後出師表讀

對官語其理甚明其言實慤不作秦庭之

妾以奇醜爲世不齒獨孟生能知我前雖固拒之然固已心許之矣今身死于㓜自當有以報知己然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弟父母遂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五倫中可以無朋友矣妾無所多須於君但以片紙告邑宰撫孤則妾不敢辭林曰諾女别而歸林將如其所教無賴輩怒欲以白刃相仇林大懼閉戶不敢復行女聽之數日寂無音及問之則孟氏田產已盡矣女忿甚銳身自詣官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宰一邑所憑者理耳如其言妄即至戚無所逃罪如非妄即道路

言貌眉男子同之能不生愧

所交朋友皆不過如此本非

強以推能者

究竟朋友不可恃

誰非亦子而

乃不推其理惟其人乎

哭我必復之之一語串包胥且將奈何

人之財己之力也於此而猶不肯耗之此

之人可聽也官怒其言戇訶逐而出女冤憤無以自伸哭訴於縉紳之門某先生聞而義之代剖於宰宰按之果眞窮治諸無賴盡反所取或議留女居孟第撫其孤女不肯扃其戶使嫗抱烏頭從與俱歸另舍之凡烏頭日用所需輒同嫗啟戶出粟爲之營辦已錙銖無所沾染抱子食貧一如曩日積數年烏頭漸長爲延師教讀己子則使學操作嫗勸使並讀女曰烏頭之費其所自有我耗人之財以教己子比心何以自明又數年爲烏頭積粟數百石乃聘於名族治其第宅析令歸烏頭泣

恤其孤而不居其第不染其財界限分明出色

蘇亦應折服

光明磊落其見其心

必真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撫孤難復產尤難教之而成其德則尤難中之難漢霍光猶愧此況下者乎

囑曰必以我歸葬在我原有江必者呼金而以爲不必則過矣

要同居女乃從之然紡績如故烏頭夫婦奪其具女曰
於其財則人已之界必分於其過則人已之界全泯
我母子坐食心何安矣遂早暮爲之紀理使其子巡行
阡陌若爲傭然烏頭夫婦有小過輒斥譴不少貸稍不
一若阡傭一若愛母女中君子女中丈夫
恔則怫然欲去夫婦跪道悔詞始止未幾烏頭入泮又
辭欲歸烏頭不可捐聘幣爲穆子完昏女乃析子令歸
烏頭留之不得陰使人於近村爲市恒產百畝而後遣
之後女疾求歸烏頭不聽益篤囑曰必以我歸葬烏頭
諾既卒陰以金啗穆子俾合葬於孟及期棺重三十人
烏頭報恩周出至誠太不合葬則特使死而寧二
不能舉穆子忽仆七竅血出自言曰不肖兒何得遂貪

汝母烏頭懼拜視之始甦乃復停數日修治穆墓已始合厝之

矢也使子白言其晉乎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為也彼女何知而奇偉如是若遇九方皐直牡之矣

美哉喬女其德之全矣乎不事二夫節也圖報知己義也銳身詣官勇也哭訴縉紳智也食貧不染廉也幼而撫之長而教之仁也禮也迨身既死而猶能止其棺斥其子卒以遂其歸葬之志得為完人于地下嗚呼抑何神乎

問名見卷三陳雲棲　瓜分見卷四珊瑚　草竊書微子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不齒見卷三曾友于　心許之〔史記吳世家〕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丨已丨丨豈以此倍吾心哉　扃見卷一嬌娜　合巹見卷二嬰寧　若遇九方皋直牡之矣〔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有九方皋穆公使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邱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馬介甫

十之三十六

不能爲人夫以致不能爲人子不能爲人兄不能爲人友且不能爲人父倘得謂之人也乎

翁披絮去子岸幘出當日奇觀千古奇聞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妻尹氏奇悍少迕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綱常之變乃至于此數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不敢令婦知頭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氏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与爲昆季辱矣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馬由此交日密焚香爲昆季之亟矣盟既別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値楊翁在門外曝陽此子不以傭僕視之復奚疑捫蝨疑爲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恐玷衣冠即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

此情此狀余亦曾於客間見之弟不至老父不溫飽耳直言責之方不愧昆季之盟行道者羞之況已爲我老父乎尊長細弱橫被摧殘對瀝血之好只應曰此仇不敢

朝父萬石辭以偶恙捉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見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引盡坐伺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額顔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粟失飪殊不甘旨食已萬石草草便去萬鍾襆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泫然曰在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蹇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有所恃而不恐是以敢見）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請假閒舍就

志也萬鍾之言可謂難兄難弟

父子兄弟皆感泣楊翁可憐萬鍾可恥萬石可殺強項入家事余亦嘗犯此忌聞瑟歌時亦學馬之若弗聞也者迫萬不能忍亦嗟之罵李弟未

便自炊萬鍾從其教節除室為馬安頓夜深竊餽蔬稻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御之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為易袍袴父子兄弟皆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於其父但少年孤苦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馬強預人家事初惡聲尚在閨闥漸近馬居以示瑟歌之音楊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妾王體妊五月婦始知之褫衣慘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幗操鞭逐出值馬在外慚懅不前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遂出叉手頓

能使其婦履俱脫足纏縈道至今猶忿然苦搒妾墮胎絕人宗嗣王法不省天理不容馬能以利刃毒其心人皆呼快余則爲之惜曰何不立刻殺却

足觀者填溢馬指婦叱曰去去婦即反奔若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纏縈繞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進襪履著已噭咷大哭家人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爲解巾幗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強脫之而坐立不寗猶懼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趦趄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奇焉家人皆以爲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妾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爲僞就榻搒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饌更籌再唱不

薄責示懲猶輕覷此婦

遍脫巾幗重犯其罪不

凡口中自言知悔而

放萬石歸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擡扉聲急呼婢則室門已闔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刀刺頸曰號便殺卻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婦益懼自投敗顙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即一畫凡一切凶悍之事

我亦欲見似此

責數殆盡刀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

之人不能如馬以術治之快甚快甚　恨不

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

自剖

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啟閉曰楊

乞命者必不能悔不肯悔以法惧之者其術必窮故惟有殺之而已

婦人之悍妒固生性使然亦多由其夫之闒茸漸積而釀成之

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亦身綳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歛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合好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挽留萬石作侶懽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爲還之覺坐立皆無所可婦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可悔遂實告之婦勃怒大罵萬石懼長跪牀

生平不解此樂二語

千醜萬醜一齊寫出 前日不敢私脫巾幗可謂受辱不怨此時坐立皆無所可可謂受寵若驚

故余嘗謂婦人之不德婦人之不幸而遇人之不淑也丹之奇悍豈盡丹之罪乎以術懼之而以實告之亦馬疎忽處萬鍾一擊差強人意惜其投井太速身死而父兄仍不得生未

下婦不顧哀懇至漏三下婦曰欲得我恕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千數此恨始消（必如是方足償蘇媚之忿）乃起捉廚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兒婦方詬詈忽見翁來睹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髭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顱顛蹷而斃（偏不死）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婦蘇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殯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俟家人食訖始啗以冷塊積半歲兒尫羸僅存氣息一日

免賁恨于地下耳

我亦嘗謂畏內之人雖不能威何爲亦不能斷出友人曰子言

馬忽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襤褸如故大駭又聞萬鍾殞謝頓足悲哀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囁嚅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綫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帖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能斷出耶毆父殺弟安然忍受何以爲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若不去理須威劫便殺卻勿懼僕有

乍文：大氣○只有一哭

○果能威○斷則能丈夫矣

左矣能威者卽能斷出而決不至於出不能威者必至於應山而決不能斷益能斷之人必須能威之人也

負氣而入本是假氣以手據地而言本是眞言讀者至此無不噴飯余獨

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虞也萬石諾負氣疾衍奔而入適與婦遇叱問何爲萬石遑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婦益恚顧尋刀杖萬石懼而卻走馬唾之曰兄眞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忿氣塡胸如烈焰中燒刻不容忍直抵閨闥叫喊雷動婦未及詰萬石以足騰起婦顛去數尺有咫卽復握石成拳擂擊無算婦體幾無完膚嘲啁猶罵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

勃然若將按劍不知何故

丈夫氣而資藥力則未有不餒者乾綱之不振雖有神仙亦末如之何也矣

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兇狂相集死力奪出馬迎去捉臂相用慰勞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少間藥力漸消嗒焉若喪馬囑曰兄勿餒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新再一餒則不可爲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慴倩婢扶起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

此等生員留之汚穢世界

聒夫再嫁天下之悍

過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賓事良人久覺黔驢無技

人之所以懼者未有不自婦始也

漸狎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翁不能堪宵遁至

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其狀怫然

何必責之徒

責數已呼兒至置驢子上驅策遝云由此鄉人皆不齒

汚人已

萬石學使案臨以劣黜名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

衣冠禽獸黜之亦晚　悍火成

悉爲煨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鍰煩苛於是家

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戒無以舍舍萬石尹氏兄弟怒

婦所爲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偕妻南渡至

悍妒之婦安有不淫

河南界資斧已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適有屠而鰥者

婦妒婦鮮有能爲貞婦者此情理之所必然也札之以屠刀穿之以毛綆断苦遺肉股屈不伸肉食其可得乎顧安得天下許多屠人收盡天下無数悍妒婦人也

傢浮居人畢○生吃苦不○尽矣

以錢三百貨去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閽人訶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嗷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以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爲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馬攜喜兒至此數日卽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庠次年領鄉薦始爲完昏乃别欲去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實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

遂以輿馬賷金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爲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以屠刀扎其股穿以毛繩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繩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竪後股創雖愈而斷芒遺肉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橫暴毎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叅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婦

既謀珠還又同茍合萬石到底非人

從屠富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欲自經繯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行淚下如縻萬石礙僕未通一言歸告姪欲謀珠還姪固不肯婦爲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羣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往寺中姪以爲玷陰教羣乞窘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楊郎甯非變異余嘗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錄以博一噱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

兒女情深
英雄氣短
茫茫苦海
同此病源

孟母投梭
視之如子
周婆制禮
恨極我公

同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溼推乾苦矣三年嚬笑此顧宗祧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臼而懷思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敬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兒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牀上夜叉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烟生即鐵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擲不擣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輕試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禮婆娑跳擲停觀滿道行人嘲哳鳴嘶撲落一羣嬌鳥惡乎哉呼天籲地忽爾披髮

唬破愚兒胆那有丈夫气

將軍氣同雷電鋭气每伴夫人城大人面若冰霜鬼面常露夜义國

可解者終是强解最究者總不知究

窮鬼因衣食而怨言

向銀牀。醜矣夫轉目搖頭猥欲投繯延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胆天外更有驚魂北宮黝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懼將軍氣同雷電一人中庭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骯髒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翹鬟來月下何妨俯伏皈依最冤枉者鳩盤還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聞怒獅之吼則雙孔撩天聽牝雞之鳴則五體投地登徒子淫而忘醜迴波詞憐而成嘲設爲汾陽之壻立致尊榮媚卿卿良有故若贅外黄

豪家爲娼妾而拚命

妒之受病直入膏肓

妒之貽羞難洒江漢

之家不免奴役 拜僕僕將何求 彼窮鬼自覺無顏任其
斫樹摧花止求 包荒於 怨婦如錢神可云有勢乃亦攖
鱗犯制不能借助於方 兒豈縛游子之心惟茲鳥道抑
消霸王之氣恃此鴻溝 煞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教吟白
首而朝 行雲暮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煞池水清空挼
紅牙玉板憐爾妾命薄獨支永夜寒更嬋鼓鸞簫喜驪
龍之方睡犢車麈尾悵駑馬之不奔櫥上共臥之人撻
去方知爲鼠牀前久繫之畜年來已化爲羊需之般者
僅餓頃毒之流者無盡藏買笑纏頭而成自作之孽太

酸風醋海中吹散多少癡魂淹殺多少艷骨

甲必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陽亦謂不可酸風凜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之月又或盛會忽逢良朋卽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出逐客之書故人疎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鴈影分飛涕空洽於荆樹鸞膠再覓變遂起於蘆花故飲酒陽城一堂中惟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餘並無室家古人爲此有隱痛矣嗚呼百年鴛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或買剥牀之痛髯如戟者如是胆似斗者何人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又誰能向蠶室中斬除孽本娘

觀自在不惜傾倒淨瓶善男子還當翻成貝葉

子軍肆其橫暴苦療妒之無方胭脂虎噉盡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夜墜全澄湯鑊之波花雨晨飛盡滅劍輪之火極樂之境彩翼雙棲長舌之端青蓮並蒂拔苦惱於優婆之國立道場於愛河之濱願此幾章貝葉文灑爲一滴楊枝水

章邱李孝廉善遷少倜儻不羈絲竹詞曲之屬皆精之兩兄皆登甲榜而孝廉益佻脫娶夫人謝稍稍禁制之遂亡去三年不返遍覓不得後得之臨淸构闌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少姬十數左右侍蓋皆學音

三年保護之功幸而不爲蝦卯

藝而拜門牆者也臨行積衣累笥悉諸妓所貽既歸夫人閉置一室投書滿案以長繩縶榻足引其端自櫺內出貫以巨鈴繫諸廚下凡有需則躡繩繩動鈴響則應之夫人躬設典肆垂簾納物而估其值左持籌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每恥不及諸姒貴錮閉三年而孝廉捷喜曰三卯兩成吾以汝爲蝦矣今亦爾耶

耿進士崧生亦章邱人夫人每以績火佐讀績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或朋舊相詣輒竊聽之論文則瀹

茗作黍若恣諧謔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超等始笑逆之設帳得金悉納獻絲毫不敢隱匿故東主餽遺恒面較錙銖人或非笑之而不知銷算良難也後爲婦翁延教內弟是年遊泮翁謝儀十金耿受榼返金夫人知之曰彼雖周親然舌耕謂何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爭而終心歉焉思暗償之於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報夫人積二年得如千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金數即滿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遺金恰符缺數遂償岳後成進士夫人

水長船高
極妙比喻
宰相固大
豈知夫人
更太

猶訶譴之耶曰今一行作吏何得復爾夫人曰諺云
水長則船亦高卽爲宰相當便大耶
麻姑瓜（神仙傳）王方平降蔡經家遣人召麻姑久之
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手似鳥瓜經
見之心中念背上大癢時得此搔之當佳方平已
知之卽頓經曰麻姑神人汝謂其瓜可爬背耶蓮
花面諛（舊唐書）楊再思傳張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
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爲蓮花似
六郎小受大走（帝王世紀）舜之事父周婆（晉謝太傅
耳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傳）劉夫人
不令公有別房公深好聲樂欲立妓妾兒子外生等
其論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
撰此詩答曰周公夫人曰迴波詞（本事詩）唐中宗畏
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韋后會優人唱迴
波詞后大喜以束帛賜之外黃（史記張耳傳）耳亡命
迴波是栲栳怕婦由也至外黃外黃富家以

女妻之女庸奴其夫

妒

斫樹摧花（潛確類書）武歷陽女嫁阮宣性妒園中有桃一枝花葉可愛宣嘆之武怒輒取刀斫其樹摧其花

攖鱗犯制（梁張纘集）逆其妒鱗犯其邑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

吟白首（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置媵卓文君作白頭吟云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

池水清（王氏見聞錄）梁州韓伸善飲博不歸方于妓院唱他水清妻訪至于腦後一棒打落幞頭撲滅燈燭伸匍匐於牀下時輩呼伸為池中清

蟬殼鷺鷥　青衣曲第三名金蟬脫殼第四名鷺鷥灘

踏犢車麈尾（耳談）王導妻曹夫人性妒導憚之置妾別館大人命駕尋討導飛轡出門乃捉麈尾以柄助御者驅車而返蔡司徒聞而笑之因謂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

榻上共臥（世說）車武子妻大妒武子呼其婦兄共宿取絳裙衣挂屏風上其婦拔刀上牀及發被乃其兄也

化羊（談麈）京邑有士人畢婦大妒嘗以繩繫夫足聳密與巫嫗為計因婦眠而逃以

羊繫繩上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巫曰娘子積惡故郎君變羊婦自咎悔誓巫乃令復本形後復妒聲伏地作羊鳴婦自是不復敢爾

李陽 晉王衍傳衍妻郭氏賈后親藉宮中之勢衍不能禁時有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爲之小損

飲酒陽城 宋祁卓行傳陽城與弟域隱中條山不肯娶謂弟曰若娶則雖共處而亦疎我不忍爲弟義之亦不娶終身

吹竽商子 列仙傳商邱子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

膽似斗 世說姜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馬棱 齊策匡章之母啟得罪其父殺而埋之馬棱之下

蠶室 後漢書光武帝紀注蠶室宮刑獄名有罪者畏風須煖作窨室畜火如蠶室因以名焉

娘子軍 唐平陽公主傳主嫁柴紹引兵七萬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軍

療妒方 南史梁武帝畜侍兒十餘輩爲郗后所嫉憤恚成疾左右進曰臣讀山海經鶬鶊爲膳可以療其病便不忌帝從之郗茹膳後妒減

牛舌耕拾遺記賈逵教授爲業積粟遂至盈倉人曰逵非力耕乃舌耕也季常之懼
陳慥字ㅣㅣ蜀人寓居黃岡號方山子又號龍邱子詳見後怒獅之吼句注敗絮見卷五續黃絮
岸幘世說謝奕在桓溫座ㅣㅣ嘯永注露頂口岸脫粟見卷一長清僧瀝血諫詩草ㅣ
ㅣ抽誠披胃見欸〻韓愈歸彭城詩刳肝以爲紙ㅣㅣ以書辭強項人家事世說桓公欲遷
都孫綽上表公曰君何不尋遂初賦而ㅣㅣㅣㅣ國事巾幗見卷二巧娘漏見卷三妖術
批頰見卷三曾友于醮見卷一陸判襤褸見卷六羅刹海市伏首帖耳見卷
四中氏搖尾壯刀圭藥見卷二蓮香啗然若喪見卷一葉生膝行見卷一畫
皮賓事良人左傳僖二十三年李日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黔驢
無技柳宗元三戒ㅣ無ㅣ有好事者舡載以入虎見之龐然天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驢鳴虎大

彪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然往來窺之覺無異能稍近益狎蕩倚衝冒虓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不齒見卷三脅友下 同祿見卷五仇大娘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朱門見卷一畫皮 闇人見卷三魯公女 珠還見卷五雷曹 畢公權名世特淄川人康熙戊午解元 妙音經 伉儷見卷二俠女 魚水見卷五連鎖 如賓之敬見前賓事良人注 牀上夜叉坐宣室志吳生者江南人遊會稽娶劉氏女後數年宰于雁門與劉氏偕之官吳獵于野獲狐兔甚多致庖舍下吳出劉入庖舍取狐兔生啗之吳疑劉爲他怪旬餘吏以一鹿獻吳吳命致于庭言將遠適匿身潛何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眥盡裂執鹿而食乃召吏卒持兵伎而入劉見之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 任金剛亦須低眉談藪薛道衡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答曰金剛努目所

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悲慈六道

釜底毒烟生未詳○（酉陽雜俎）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生生曰釜婦也臼中炊無婦也君歸不見妻矣○（元稹詩）青谿蒸毒烟

郎

鐵漢無能強項（駭聞錄）李遵懿仕僞蜀有婦態蜀平太祖曰有此態耶以擅頭箭射之正中其腹李不動太祖曰外柔內勁授供奉官後握兵江淮號鐵漢文宋史梁師成使吳默持書諂劉安世安世還其書不答蘇軾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眞鐵漢器之安世字也○強項見前席方平

孟母投梭（列女傳）孟子學而歸母方織問所學曰若也母乃投梭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因勤學不怠

婦倡夫隨（孔叢子）十五許嫁而從夫是陰動而陽應男倡而女隨之義也○（關尹子）夫者倡婦者隨

婆娑跳躑停觀滿路行人未詳或云此本陸雲士峝谿纖志中跳月記因錄其序于後○苗童之未娶者曰羅漢女之未嫁者曰觀音皆髻插雞翎于二月羣聚歌

舞自相擇配余有跳月記以誌其事○記載吳青儐說分共五百餘言不備錄○按記中無此二句字樣後又一條云苗人每過令節男子吹笙撞鼓婦隨男後婆娑進退舉手頓足疾徐可觀名曰踹堂之舞或本此

嘲哳嗚嘶撲落一聲嬌鳥未詳○盧照鄰詩一聲嬌鳥共啼春**銀床**古樂府後園鑿井丨作丨金瓶素綆汲寒漿○名義考丨丨轆轤架也**投繯**見卷四五通**碎胆**南史齊王融矯詔立竟陵王子良太學生魏準鼓成其事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準懼而死舉體皆青人以爲膽碎**驚魂**拾遺記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于吳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于吳窈窕者莫不動心丨丨謂之神人○夷光修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無何有之鄉**莊子逍遙遊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丨丨丨丨廣莫之野**骯髒**趙壹詩丨丨倚門邊注丨丨體胖也**不寒而慄**綱鑑漢武帝紀義縱爲定襄太守掩獄中重罪輕繫

及私入覗者一捕鞠日爲死罪解脫是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魔女翹鬟**

皈依見卷八伍秋月**鴆盤**見卷五辛十四娘**香花供養**見卷九鍾生**怒獅之吼**（傳燈錄）釋迦佛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蘇軾詩）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按）東坡謫居黃岡與陳慥遊慥妻柳氏最悍妒慥每宴客有聲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爲散去河東柳郡也杜詩有河東女兒身姓柳之句故東坡引以爲戲吼獅子聲益借用傳燈錄中語以其好參禪也**牝雞之鳴**（書）牧誓｜｜｜之晨惟家之索**五體投地**見卷八胡四娘**登徒子**（宋玉）｜｜｜｜好色賦序大夫｜｜侍于楚襄王短宋玉玉因若｜｜｜好色賦**汾陽之壻**（唐）郭子儀傳進封｜｜郡王八子七壻俱爲朝廷顯官**卿卿**見卷二胡四娘**贄**見卷二蓮香**窮鬼**（韓愈）送窮文三呼｜

丨而送之**摧花**（晉確類書）武歷陽女嫁阮宣性妒有桃一枝花葉可愛宣嘆美之武怒取刀丨其丨丨其丨

包荒（易泰）包荒用馮河

錢神晉魯褒傷時貪鄙著丨丨論以剌之其畧曰丨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又曰見我家兄莫敢仰視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犯制（梁張纘妒婦賦）忽有逆其妒鱗犯其忌制赴湯路火瞋目攘袂或棄產而焚家或投兒而害壻

方兄見上又（蘇軾詩）雖無孔丨丨顧有法喜妻

鳥道鴻溝綸按陶穀謝韓熙載家妓夜侍句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姬自至月滿丨丨

紅牙（宋史錢俶傳）太平興國三年俶貢丨丨樂器二十二事（王韓詩）吹到梁州移別調君王親爲按丨丨（按）丨丨拍板也

妾命薄（詩紀）漢許皇后云奈何妾薄命曹子建因以妾薄命名篇

驪龍方睡（莊子列禦寇）河上人緯蕭而食其子入淵得千金之珠翁曰此珠丨丨頷下子得之遭其睡也

買笑纏頭（賈子說林）武帝

與麗娟看花而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娟遂命侍者取黃金百斤作｜｜錢奉帝○李白詩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五侯○｜｜見卷七鴉頭俯首帖耳見卷四申氏搖尾注斗酒藏而不設蘇軾前赤壁賦我有斗｜｜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逐客之書見卷三陳雲棲故人疎而不來孟浩然詩多病｜｜｜廣絕交之論漢朱穆著絕交論晉劉孝標作｜｜｜雁影分飛禮王制兄之齒雁行邱遲陳伯之書雁行有序荊樹續齊諧記京兆田眞田慶田廣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共議欲斫爲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燃眞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木同株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不復解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盛一門眞仕至大中大夫鸞膠見卷九小孝蘆花見卷九細柳鴛偶崔豹古今注鴛鴦水

鳥雌雄不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相思而死故謂之匹鳥

五兩鹿皮〔陳祥道禮書〕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氏曰束帛十端也儷兩也皮鹿皮周禮地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

剝牀之痛〔易剝〕｜｜以膚切近災也

鬢如戟見卷六狐鬚又〔東坡與陳季常書〕彼此鬢｜｜｜莫作兒女態也

胭脂虎見卷七江城

幸渡迷之有樴〔李白詩〕金繩開覺路寶筏渡迷津

天香〔水經注〕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花○〔駱賓王詩〕｜｜雲外飄

湯鑊之波〔王充論衡〕子胥之身煮｜｜｜｜

花雨〔劉長卿詩〕｜｜從天落○〔輿地紀勝〕｜｜臺在江寧縣城西相傳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于此天雨花故名

劍輪之火

極樂之境佛書經言四方大受快樂無一切苦惱故名｜｜世界

彩翼雙棲〔李義山無題云〕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沈佺期古意云海燕雙棲玳瑁梁言少婦既富貴如海燕

雙棲何等歡適**長舌之端**〔詩大雅〕婦有丨丨○韓詩外傳避文士之筆端武士之鋒端辯士之舌端**青蓮並蒂**〔雜志〕湖州法華山樵夫得丨丨一枝掘地有石匣藏一童子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誦法華經致此勝果因以名其山○曹璧與其妻麗春相抱溺池中其池生並蒂蓮花見情史

抜苦惱於優婆之國苦惱見卷二張誠○釋氏要覽梵語優婆塞此言清信士又言僧梵語優婆夷此言清信女又言尼○此言唐言也**立道場於愛河之濱**見卷五李自言○梁武帝歸佛文登長樂之高山出愛河之際**貝葉文**見卷三林四娘**楊枝水**楊枝甘露見西遊記又法苑珠林佛圖澄天竺人石勒開其名召之其子暴病澄取丨丨沽丨洒之遂甦

李孝廉善遷

倜儻見卷一狐嫁女**勾欄**見卷三陳雲棲蝦〔淮南

子卯不成烏円丨○丨音段**耿進士崧生**

一行作吏稽叔夜與

此篇篇法段法疎疎落落洋洋灑灑其妙不待言矣而句法字法尤爲鍊爐精淨爲學者暗度金鍼幸勿

山巨源絶交書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此事遂廢

雲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登岱岱四月交香侶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衆男子以百十雜跪神座下視香炷爲度名曰跪香才視衆中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美悅之詐爲香客近女郎又僞爲膝困無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女回首似嗔膝行而遠之才又膝行近之少間又據之女郎覺遽起不跪出門去才亦起出履其跡不知其往心無望怏怏而行途中

滑口愈過

見女郎從媼似爲女也母者才趨之媼女行且語媼云
汝能奉禮娘娘大好事汝又無弟妹但獲娘娘冝加護
護汝得快壻但能相孝順都不必貴子弟富王孫也才
竊喜漸漬詰媼媼自言爲雲氏女名翠仙其出也家西
山四十里才曰山路濇母如此蹜蹜妹如此纖纖何能
便至曰日已晚將寄舅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壻不以貧
嫌不以賤鄙我又未昏頗當母意否媼以問女女不應
媼數問女曰渠寡福又蕩無行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兒
（渠寡福於蕩無行法之易翻覆於輕薄如）
（之以此觀人人焉廋哉）
不能爲遢伎兒作婦才聞撲誠自表切矢皦日媼喜竟

不義即非人也郎若人也句知其非人而望其若人望其若人而決其必不若人矣

諾之女不樂勃然而已母又強拍咻之才殷勤手於橐
覓山兜二舁媼及女已步從若為僕過隘輒訶兜夫不
得顛搖動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舅家舅出翁姈
出媼也雲兄之嫂之謂才吾壻日適良不須別擇便取
今夕舅亦喜出酒肴餌才既嚴妝翠仙出拂榻促眠女
曰我固知郎不義迫母命漫相隨郎若人也當不須憂
（於○必○不○然○之○中○設○一○或○然○之○想○宛○哉○大○乎）
借活才唯唯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繼
至才歸掃戶闥媼果送女至入視室中虛無有便云似
此何能給老身速歸當小助汝辛苦遂去次日有男女

數輩各攜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

儇薄子如何消受得起

才由此坐溫飽惟日引無賴子朋飲競賭漸盜女郎簪
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奩如防寇一
日博黨款門訪才窺見女適適驚戲謂才曰子大富貴
何憂貧耶才問故荅曰曩見夫人眞仙人也適與子家
道不相稱貨爲媵金可得百爲妓可得千千金在室而
處飲博無貲耶才不言而心然之歸輒向女欷歔時時
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頻擊桌抛匕箸罵婢作諸態
一夕女沽酒與飲忽曰郎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

窮分郎憂中豈不愧怍但無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
稍有經營才搖首曰其值幾許又欲少時女曰妾於郎
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
此百年苦有何發跡不如以妾鬻貴家兩所便益得直
或較婢多才故愕言何得至此女固言之色作莊才喜
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貨隸樂籍中貴人親詣才見
女大悅恐不能即得立券八百緡事濱就矣女曰母曰
以婿家貧常常縈念今義斷矣我將暫歸省且郎與妾
絕何得一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固自樂之保無差忒

渠將鬻我渠則爲誰我則爲誰渠固我之渠我固渠之我也渠爲我之渠我將終身

才從之夜將半始抵母家撾闥入見樓舍華好僕輩往來憧憧才日與女居每請詣母女輒止之故爲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至此大駭以其家巨恐媵妓所不甘也女引才登樓上媼驚問夫妻何來女怨曰我固道渠不義今果然（不敢怨母一片苦腸只說得今果然三字）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鋌置几上曰幸不爲小人賺脫今仍以還母母駭問故女曰渠將鬻我藏金無用處（向何罵豺鼠子而述曩日之情景初近時之情景及歸此家後之情景而實之曰母在前我豈說耶）乃指才罵曰豺鼠子曩日負肩擔面沾塵如鬼初近我熏熏作汗腥膚垢欲傾塌足手皴一寸厚使人終夜惡（是罵才即怨母矣乃只是罵才而並不露怨母之意）自我歸汝家安坐餐飯鬼皮始脫母在前我豈

事渠依渠渠何忍而我之鬻我爲渠之我渠將終身畜我庇我我何辜而渠得鬻渠而將鬻我渠爲渠我爲我矣人曰不如殺却而止之曰渠便不二我實不忍終是我之心猶有

誣耶才垂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顧無傾城姿不堪奉貴人似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有何虧負遂無一念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念汝儇薄骨乞丐相終不是白頭侶言次婢嫗連衿旋旋圍遶之聞女責數便都唾罵共言不如殺卻何須復云云才大懼據地自投但言知悔女又盛氣曰鬻妻子已大惡猶未便是劇何忍以同衾人賺作娼言未已衆眥裂悉以銳簪翦刀股攢刺脇腂才號悲乞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卻渠便無仁我不忍其觳觫乃率衆下樓去才坐聽移時人

若女者可以怨矣

[illegible]

痛快

一層深一層一層緊一層使人始而快心繼而唾罵既而眥裂而終之曰暫釋却率衆而去蓋謂豺鼠子不值與之校也前後文斷而不斷

一氣相生

渠渠之心早無我敘次忽斷忽續如山勢奔騰而來突成絕壁令人目眩心迷中間烟籠霧合仍一氣接入對面奇觀哉

語俱寂思欲潛遁忽仰視見星漢東方已白野色蒼莽燈亦尋滅並無屋宇身坐削壁上俯瞰絕壑深無底駭絕懼墮身稍移塌然一聲坐石崩墮壁半有枯橫焉罥不得墮以枯受腹手足無著下視茫茫不知幾何尋丈不敢轉側嗥怖聲嘶一身盡腫眼耳鼻舌身力俱竭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綆來縋而下取置崖上奄將澌斃舁歸其家至則門洞敞家荒荒如敗寺牀簏什器俱杳惟有繩牀敗案是已家舊物零落猶存嗒然自臥飢時日一乞食於鄰既而腫潰爲癩里黨薄其行悉唾

棄之才無計貨屋而穴居行乞於道以刀自隨或勸以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豹用自衛耳後遇向勸鬻妻者於途近而哀語遽出刀捽而殺之遂被收官廉得其情亦未忍酷虐之繫獄中尋瘐死

異史氏曰得遠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以南面王豈易哉已則非人而怨逢惡之友故爲友者不可不知戒也凡俠邪子誘人淫博爲諸不義其事不敗雖則不怨亦不德迨於身無襦婦無袴千人所指無疾將死窮敗之念無時不縈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切於齒清夜牛衣中

輾轉不寐矣然後歷歷想未落時歷歷想將落時又歷歷想致落之故而因以及發端致落之人至於此弱者起擁絮坐詛強者忍凍裸行篝火索刀霍霍磨之不休終夜矣故以善規人如贈橄欖以惡誘人如餽漏脯也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懼哉

凡蕩無行之人欲之所在務求必得隨人之所好而委曲以投之因人之所苦而慷爽以祛之內存鬼蜮外飾樸誠甘其言令其色一若情種也者迨其欲已遂竟忘其所自來而掀屣視之矣豈前後判若兩人

哉古今輕薄之人無有不翻覆之事而其所以易翻
覆者即可於其蕩無行決之以此觀人思過半矣女
之料才決之於膝行據足之際以爲對越神明之地
大庭廣衆之間而可以爲此則亦何所不爲乎不能
爲遏伎兒作婦此其精明若何果斷若何惜老媪夢
夢墮奸謀而強拍嘫之行之草草迫以相隨乃汗腥
猶留鬼皮始脫豺鼠子乾無香火之情儇薄兒竟作
居奇之想至忍以同衾人賺作娼此大惡劇即殺却
豈爲過乎自無擇人之智又無從諫之明而止求神

加護而得快壻其可得乎率眾下樓去吾至今猶爲

雲翠仙抱屈也

快壻〔後魏志〕郭瑀有女謂劉昞曰吾欲覓快壻昞曰延　明郎其人也遂妻之延明昞之字

適適〔莊子秋水篇〕適適然驚

香火情〔唐書突厥傳〕秦王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香火情耶

摰〔公羊宣公二年〕膳宰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摰而殺之

牛衣〔漢王章傳〕章爲諸生時無被臥牛衣中與妻對泣後爲京兆上封事妻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

霍霍〔木蘭辭〕磨刀霍霍向豬羊

漏脯〔嵇康養生論〕嗜酒者自抑于鴆醴貪食者忍飢于漏脯

優婆夷塞見前馬介甫

膝行見卷一畫皮

遝伎兒

皦日〔詩王風〕謂予不信有如丨丨

妗見卷一賈兒

中貴人見卷七八大王

傾城見卷二連香

無長物

其中無有
縱有丰儀

見卷五　背裂見卷二　昇見卷一　繩牀程大昌演繁露
續黃粱　紅玉　嬌娜　今之交牀始名
胡牀隋改爲交　嗒然見卷一　瘐死見卷十　遠山芙蓉
丨又名丨丨　葉生　賈奉雉
見卷七　牛衣見卷一　擁絮見卷五　橄欖羣芳譜丨丨
鴉頭　王成　續黃粱　一名諫果一
名忠果○南方草木狀丨丨味雖苦澁咀之芳馥勝
含雞舌香○王元之詩江東多果實丨丨稱珍奇北
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肉若且澁歷口復棄遺而
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我今何所喻喻彼忠臣詞直
道逆君耳斥逐投天涯世亂思其言噬
臍焉能追寄語採詩者無輕丨丨詩

顏氏

順天某生家貧值歲饑從父之洛性鈍年十七裁能成
幅而丰儀秀美能雅謔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

則不如易冠而譽矣然猶有尺幅微長所以得享調嘴之福不弁二字亦眙看其處處照應直至篇末與恭二字止

也無何父母繼歿子然一身授童蒙於洛汭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裔也少慧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學父吟咏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弁耳鍾愛之期擇貴壻父卒母執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然之而未就也適鄰婦踰垣來就與攀談一字紙裹繡綫女啟視則某手翰寄鄰生者反復之而好焉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也倘能垂意妾囑渠儂倆合之女脈脈不語婦歸以意授夫鄰生故與生善告之大悅有母遺金鴉

（不○弁○而○弁○弁○而○不弁○適○篇）
（授色○生香此一○何○安○頗此也汭○乃不少）
（始○鄰授○汭綉多冠來）

本甚兩人卿自誤耳何也尺牘之文可以為文而不可以謂之文負此弁則不成為丈夫矣青紫而芥視之豈甘為髻所慎哉岸上人原慣說自在話以功名

鐶託委致焉刻日成禮魚水甚懽及睹生文笑曰文與（○如○卿○者○直○可 易○冠 而 髻 耳○）卿似是兩人如此何日可成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語○妙○奇○可○喜）斂昏先挑燭據案自哦為丈夫率聽漏三下乃已如是年餘生制藝頗通而再試再黜身名蹇落饔飧不給撫（○君○非○丈○夫○合○受○巾○幗○之○作○）情寂漠嗷嗷悲泣女訶之曰君非丈夫負此弁耳使我（男○兒○定○取○青○紫○一○髻○一○冠○只 恃 移○向 耳○）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視之生方懊喪聞妻言睒睗而怒（視○青○紫○如○芥○言○甚○易○也○汲○水○炊○白○粥○之○言○現○）曰閨中人身不到場屋便以功名富貴似汝在廚下汲（○成○也○豈○知○此○閨○中○人○非○徒○說○現○成○話 者 必○到 冠 加○于）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頂恐亦猶人耳女笑曰君勿怒俟（頭○做○出○來○大○後○知○其○不○然○人○此○苛○男○子○在○是○弱○一○等○矣○）試期妾請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不敢復藐天下士

富貴當作門下生活閨中往往有之奈此癡兒非伏蘘不汲水炊粥者可比

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檗苦請嘗試之但恐綻露爲鄉（是其中妄有）鄰笑耳女曰妾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廬請男裝從君歸僞爲弟君以襁褓出誰得辨其非生從之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男兒否生視之儼然一顧影少年也生喜徧辭里社交好者薄有餽遺買一羸蹇御妻而歸生叔兄尚在見兩弟如冠玉甚喜晨夕恤顧之又見宵旰攻苦倍益愛敬僱一翦髮雛奴爲供給使暮後輒遣去之鄉中弔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帷讀居半年罕有睹其面者客或請見兄輒代辭讀其文驕然駭異或

授桐城令真爲民之母矣其有吏治也固宜至行取而遷御史以牝雞而鳴國是陰盛陽衰亦明季不祥之兆也

排闥而追之一揖便去答睹丰采又俱傾慕由此名大譟世家爭願贅焉叔兄商之惟囅然笑再強之則言矢志青雲不及第不昏也會學使案臨兩人並出兄又落第以冠軍應試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授桐城令（令正雄武尊夫雌伏矣）有吏治尋遷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因托疾乞骸骨賜歸田里賓客塡門迄謝不納又自諸生以及顯貴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者歸後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殊無苟且無何明鼎革天下大亂乃告嫂曰實相告我小郎婦也以男子闒茸不能自立負氣自爲之深恐

十年雄飛一朝雌伏生平不孕真可謂兩袖清風

受封新婦顏氏有顏而丈夫無顏矣

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耳嫂不信脫靴而示之足始愕視靴中則敗絮滿焉於是使生承其銜仍閉門而雌伏矣而生平不孕遂出貲購妾謂生曰凡人置身通顯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宦跡十年猶一身耳君何福澤坐享佳麗生曰面首三十人請卿自置耳相傳為笑是時生父母屢受覃恩矣搢紳拜往尊生以侍御禮生羞襲閨銜惟以諸生自安終身未嘗輿蓋云

恐駭笑只為翁其男子藏仙

謔語成趣

映帶弁字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人也者何時無之但夫人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稱丈

夫者皆愧死矣

睒睗 廣韻音閃釋目疾視也 瞲然 荀子瞲然視之注驚視貌 面首 南史宋文帝妹山陰公主適何戢與帝同輦曰陛下六宮萬數妾惟駙馬一人太不均帝乃爲置面首三十人 女學士 見卷六公孫九娘 名士 見卷二阿寶 渠儂 字典丨丨他也古樂府有懊儂歌 昭合 見卷九宦娘 金鴉鐶 未詳○按晉書西戎傳大宛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爲聘○韓愈詩丨丨既騰翥六合俄清新注今鴉日也此或言鐶如金鴉之大與 魚水 見卷五蓮瑣 悁 見卷一妖術 青紫直芥拾之 見卷八仙人島 落拓 見卷一嬌娜 檗苦 檗言柏黃木也本草檗樹狀似石榴支黃而苦古樂府黃檗鬱成林當奈苦心多 顧影 見卷七江城 褰 見卷二鳳陽士人 冠玉 見前素秋 下帷 見卷三紅玉 挑闥 見卷二巧娘 贅 見卷二蓮

香
囅然見卷一畫皮 青雲見卷五續黃粱 小郎見卷九阿繡 葛苣見卷七梅
女
敗絮見卷五續黃粱 雌伏見前素秋

小謝

渭南姜部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蒼頭門之而死數易皆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而實終夜無所沾染嘗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郎以是契重之家綦貧又有鼓盆之戚茆屋數椽溽暑不堪其熱因請部郎假廢第部郎以其凶故卻之生因作

見姝麗而寂不動此初念之自持人或能之至於足踹腹手捋髭撚鼻穿耳掩目謂此時不心搖搖者將

續無鬼論獻部郎且日鬼何能爲部郎以其請之堅諾
之生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返取他物則書已亡怪
之仰臥榻上靜息以伺其變食頃聞步履聲睨之見二
女自房中出所亡書送還案上一約二十一可十七八
並皆姝麗逡巡立榻下相視而笑生寂不動長者翹一
足踹生腹少者掩口匿笑生覺心搖搖若不自持即急
肅然端念卒不顧女遂以左手捋髭右手輕批頤頰作
小響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奔而散
生恐夜爲所苦欲移歸又恥其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

○心不惑○于邪○鬼何能为

○才○亡○搖○動○即○急○肅○然○鬼○且○無○

○能○为○何○况○非○鬼○

誰歎乎所恃者即急肅然端念耳於搖搖若不自持之時而即肅然端念方可謂之眞操守眞理學彼閑戶枯寂自守不見可欲可樂之事遂竊竊焉以節操自矜恐未必如此容易

鬼影幢幢畧不顧瞻夜將半屬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細
物穿鼻奇癢大嚏但聞暗處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
以候之俄見少女以紙條然細股鶴行鷺伏而至生暴
起訶之飄竄而去既寢又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雞既
鳴乃寂無聲生始酣眠終日無所睹聞日既下恍惚出
現生遂夜炊將以達旦長者漸曲肱几上觀生讀既而
掩生卷生怒捉之即已飄散少間又撫之生以手按卷
讀少者潛於腦後交兩手掩生目瞥然去遠立以哂生
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便都殺卻女子即又不懼因戲之

鬼語謔而趣恰是此時口吻

剛直語而以娬媚出

曰房中縱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身向竈析薪淅米爲生執爨生顧而奬曰兩卿此爲不勝憨跳耶俄頃粥熟爭以匕箸陶椀置几上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德女笑云飯中溲合砒酖矣生曰與卿夙無嫌怨何至以此相加啜已復盛爭爲奔走生樂之習以爲常日漸稔接坐傾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妾秋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又研問所由來小謝笑曰癡郎尚不敢一呈身誰要汝問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對麗質寧獨無情但陰冥之氣中人必死不樂與居者行可耳樂與

自言之則先名而後姓代

入言則先姓而後名

以情感之

以害曉之

以去留之義示之

之即鬼亦感而動容

妒色未難看鬼妒而色變更怕煞人

遇事而善調停則無事矣可以處人事並

居者安可耳如不見愛何必坫雨佳人如果見愛何必

以柔懇之心動之　以愛仇之

死一狂生二女相顧動容自此不甚虐弄之然時而探

辨正之

手於懷捋袴於地亦置不爲怪一日錄書未卒業而出

返則小謝伏案頭操管代錄見生擲筆睨笑近視之雖

劣不成書而行列疎整生贊曰卿雅人也苟樂此僕教

卿爲之擁諸懷把腕而敎之書秋容自外入色乍變意

似妒小謝笑曰童時嘗從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秋

調停　其間處人難處鬼亦難處鬼如

容不語生喻其意僞爲不覺者遂抱而授以筆曰我視

亦難中之難

卿能此否作數字而起曰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於

可以處鬼事祗立而師事之至於抓背按股而爭媚之鬼且敬人人何畏鬼

或謂生嘗

是折兩紙為範俾共臨摹生另一燈讀竊喜其各有所事不相侵擾倣畢祗立几前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塗鴉不可辨認花判已自題不如小謝有慚色生獎慰之顏始霽二女由此師事生坐為抓背臥為按股不惟不敢侮爭媚之踰日小謝書居然端好生偶贊之秋容大慚粉黛淫淫淚痕如綫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敎之讀頴悟非常指示一過無再問者與生競讀常至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郎來拜生門下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鉤為贄生令與秋容執一經滿堂咿唔生

○師○嚴○道○尊○心○悅○誠○服○意○惟○眞○余○敢○侮○如

○此○其○忠○且○敬○也

作續無鬼論矣今設鬼帳不幾悔前言之談乎曰唯唯否否設帳如陶生也者滿堂咿唔何嘗有鬼設帳非陶生也者滿堂咿唔何嘗有

以詩詞譏切時事自是不遊鬼域之人然

於此設鬼帳焉部郎聞之喜以時給其薪水積數月秋容與三郎皆能詩時相酬唱小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諾之秋容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生將赴試二女涕淚持別三郎曰此行可以托疾免不然恐履不吉生以告疾爲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譏切時事獲罪於邑（倜儻剛直之人多犯此病因之得禍者）貴介日思中傷之陰賂學使誣以行檢淹禁獄中資斧（十居其九可慨也）絶乞食於囚人自分已無生理忽一人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饌具餽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吉今果不謬三郎與妾同來赴院申理矣數語而出人不之睹越

而人而鬼可以不避鬼而人則不可以不避人而鬼陰也以陽剛制之則伏若貴介者外人而內鬼外陽而內陰我以人道彼以鬼謀我以陽剛彼以陰險況他鬼從而附和之郎

日部院出三郎遮道聲屈收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愁餓無聊度一日如年歲忽小謝至愴惋欲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強攝去逼充媵御秋容不屈今亦幽囚妾馳百里奔波頗殆至北郭被老棘刺吾足心痛徹骨髓恐不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凌波焉出金三兩跛踦而沒部院勘三郎素非瓜葛無端代控將杖之撲地遂滅異之覽其狀情詞悲惻提生面鞫問三郎何人生偽為不知部院悟其冤釋之既歸竟夕無一人更闌小謝始至慘然曰三郎在

不畏鬼卯陶生能不受其中傷哉生能仆黑魅責城隍而不能仆貴介責學使可見人之慝實勝於鬼鬼猶可以理服人則難以理服也

願爲卿死一節顧盼上文然亦情理中所

部院被廨神押赴冥司冥王以三郎義今托生富貴家
秋容久錮妾以狀投城隍又被按閣不得入且復奈何
誅其罪○究其該管○上司
生忿曰黑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像踐踏爲泥數城
援劍切○當無肥秋曹
隍而責之案下吏暴橫如此渠在醉夢中耶悲憤相對
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至兩人驚喜急問秋容泣
下曰今爲郎萬苦矣判日以刀杖相逼今夕忽放妾歸
曰我無他原以愛故既不願固亦不汚玷煩告陶秋曹
勿見譴責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今日願爲卿死二女
戚曰向受開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君者殺君乎執不

此鬼大好
不宜負他
仙人多情
仙人論理

必有之事

可然挽頸頓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遭難故妒念全消曾（盤根錯節王次于成古今作）
一道士塗遇生顧謂身有鬼氣生以其言異具告之道（如是觀）
士曰此鬼大好不宜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歸授兩鬼（固是鬼好亦由教化中來）（所謂求急）
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到者可活（而反以得緩也）
生拜受歸囑二女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
去小謝忙急忘吞其符見有喪轝過秋容直出入棺而
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殯其女
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方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息肩
發驗女已頓蘇因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開目問陶生

本是秋容卽光艷少減亦喜矣不減則喜而更愜愜而過望

郝氏研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告郝未深信欲舁歸女不從逕入生齋偃臥不起郝乃識壻而去生就視之面龐雖異而光艷不減秋容喜愜過望殷敘生平忽聞烏烏鬼泣則小謝哭於暗陬心甚憐之卽移燈往寬譬哀情而衿袖淋浪痛不可解近曉始去天明郝以婢媼齎送香奩居然翁壻矣暮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七夜夫婦俱為慘動不能成合巹之禮生憂思無策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跡道士所在叩伏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無已道士笑曰

活一好鬼倘留一好鬼癡生即不糾纏道人豈肯負他

敘秋容先入棺而後有聲而頓蘇而聞言而見貌此敘小謝則少女先入簾而已見其貌聞其言且即自敘其事而後小謝至

癡生好纏人合與有緣請竭吾術乃從生來索靜室掩扉坐戒勿相問凡十餘日不飲不食潛窺之瞑若睡一日晨興有小女搴簾入明眸而皓齒光艷照人微笑曰（以女言作）跋履終夜憊極矣被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一（敘事出色出奇又是省力）好廬舍道人載與俱來矣待其人傾相交付耳斂昏小謝至女遽起迎抱之翕然合為一體仆地而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逕去拜而送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牀上氣體漸舒但把足呻言趾股痠痛數日始能起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與同譜以事過生留數日小謝

而抱之而合之而小他而甦並郝之詰友蔡之認妹皆作兩樣寫法即此可悟行文錯綜變化之訣

自鄰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躡小謝側身斂避心竊怒其輕薄蔡告生曰一事深駭物聽可相告否詰之荅曰三年前少妹夭殞經兩夜而失其尸至今疑念適見夫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荆陋劣何足以方君妹然既係同譜義即至切何妨以獻妻孥乃入內使小謝衣殉裝出蔡大驚曰眞吾妹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用慰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至後往來如郝焉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遽得兩哉事千古

而一見惟不私奔女者能遣之也道士其仙耶何術之
神也茍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目中有妓心中無妓此何等學術何等胸襟必能堅
拒私奔人乃可作無鬼之論並可以與鬼同居不爲
所擾而且有以感之化之夫鬼也而至於感且化則
又何嘗有鬼哉

蒼頭 見卷五狐諧 倜儻 見卷二狐嫁女 鼓盆 莊子至樂篇莊子妻
死惠子弔之莊子箕
踞|| 而歌惠子曰不哭 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
甚乎莊子曰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
之自以爲不通
乎命故止也 無鬼論 晉阮瞻作|||唐林蘊亦作||| 廳事 見卷

三石淸虛批頰見卷三曾友于筆力韓愈詩龍文百斛鼎｜｜可獨扛鳩見卷四萬巾

月旦見卷二阿寶塗鴉見卷一嬌娜花判未詳○按曾輩劄子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衆務無不關決各執已見雜暑其名謂之五｜｜事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城隍見卷一考｜｜血殷淩波殷音黫見卷一青鳳○淩波見卷九細柳瓜葛見卷二嬰寗漏見卷一妖術伉儷見卷二俠女昇見卷一嬌娜暗陬見卷六官夢弼合巹見卷一嬌娜通籍前漢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門中者得爲父母兄弟｜｜注籍者爲尺二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挂之宮中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蕙芳

馬二混居青州東門內以貨麪爲業家貧無婦與母共

觀媼之言亦誠篤守分者

作苦一日媼獨居忽有美人來年可十六七椎布甚樸而光華照人媼驚顧窮詰女笑曰我以賢郎誠篤願委身母家媼益驚曰娘子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之意必爲侯門亡人抑益力女乃去越三日復來留連不去問其氏姓曰母肯納我我乃言不然固無庸問媼曰貧賤傭骨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女笑

不稱即不祥不稱其位不稱其職不稱其實不稱其服皆不祥孰甚焉

坐牀頭戀戀殊殷媼辭之言娘子速去勿相禍女乃出門媼視之西去又數日西巷中呂媼來謂馬曰鄰女董蕙芳孤而無依自願爲賢郎婦胡弗納馬以疑慮具白

母子日守窮廬僅取蠅頭利自給此外一無所貪此後一無所慮混之道如是而已

之呂曰烏有此耶如有乖謬咎在老身馬大喜諾之呂既去媼掃室布席將待子歸往娶之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叅母起拜盡禮告媼曰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召也媼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解役婢僕日得蠅頭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尚恐不充飽益之二婢豈吸風所能活耶女笑曰婢來亦不費母事皆能自得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聲未及已忽如飛鳥墮二婢已立於前即令伏地叩母既而馬歸母迎告之馬喜入室見翠棟雕梁侔於宮殿中之几屏簾幙光

不辨中有不暇辨不

躍奪視驚極不敢入女下牀迎笑揖之若仙益駭卻退女挽之坐與温語馬喜出非分形神若不相屬即起欲出行沽女止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出一革袋執向扉後挌挌撼擺之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柈盛炙觸類熏騰飲已而寢則花罽錦裀温膩非常天明出門則茅廬依舊母子共奇之媼詣呂所將跡所由入門先謝其媒合之德呂訝云久不拜訪何鄰女之曾託乎媼益疑具言端委呂大駭即同媼來視新婦女笑迎之極道作合之義呂見其惠麗愕眙良久即亦不辨唯唯而已

欲辨不能辨不敢辨不忍辨數屢呂嫗來意亟欲辨而不能不辨不敢不辨也乃見女慧麗愕眙良久而唯唯以歸吾不知其不暇辨耶不欲辨耶不能辨耶抑不敢辨不忍辨耶特怪嫗以

女贈白木搔具一事曰無以報德姑奉此爲姥姥爬背耳呂受以歸審視則化爲白金馬自得婦頓更舊業門戶一新笥中貂錦無數任馬取著而出室門則爲布素但輕煖耳女所自衣亦然積四五年忽曰我謫降人間十餘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今別矣馬苦留之女曰請別擇良偶以承廬墓我歲月當一至巳忽不見馬乃娶秦氏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女忽入笑曰新偶良懽不念故人耶馬驚起愴然曳坐便道衷曲女曰我適送織女渡河乘間一相望耳兩相依依語無休止忽空

婦人見婦人乃亦至於此極耶

際有人呼蕙芳女急起作別馬問其誰曰余適同雙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造之女曰子詩八句至期我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樸訥無他長

璞玉渾金錢名其實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褻蕙芳奚取哉於此見仙人之貴樸訥誠篤也余嘗謂友人若我與爾鬼狐且棄之矣所差不愧於仙人者惟混耳

混非美字也胡以名然亦有辨焉混於人則不可混於錢則不可混於事則不可混於時則不可混於心與混於理則不可若夫質樸居心拙吶處世隨事相

安隨時自足以此為混恐未必真能混也馬固樸訥無他長者仙人且願委身混而不混不混而混必如是而後可以混是以謂之混也

椎布 後漢梁鴻傳孟光為｜髻著｜衣操作而前梁鴻喜曰此真鴻妻也 蠅頭利 西甫記只為蝸角虛名｜｜徵｜ 貽 見卷二聶小倩 雙成姊 見卷七輩仙

蕭七

徐繼長臨淄人居城東之磨房莊業儒未成去而為吏偶適姻家道出于氏殯宫薄暮醉歸過其處樓閣繁麗一叟當戶坐徐酒渴思飲揖叟求漿叟起邀客入升堂

孟浪極矣而曰勿嫌孟浪是言者自解亦作者之自解耳

事則形跡可疑文則彌縫無隙

援飲飲巳叟曰曛暮難行姑留宿早旦而發何如徐亦
疲殆樂遵所請叟命家人具酒奉客卽謂徐曰老夫一
言勿嫌孟浪郎君淸門令望可附昏姻有幼女未字欲
充下陳幸垂援拾徐蹴踖不知所對叟卽遣伻告其親
族又傳語令女郎妝束頃之峩冠博帶者四五輩先後
並至女郎亦炫妝出姿容絕俗於是交坐宴會徐神魂
眩亂但欲速寢酒數行堅辭不任乃使小鬟引夫婦入
幃綰同爰止徐問其族姓女自言蕭姓行七又復細審
門閥女曰身雖賤陋配吏胥當不辱寞何苦研窮徐溺

其色款曬備至不復他疑女曰此處不可爲家審知汝家姊姊甚平善或不拘阻歸除一舍行將自至耳徐應之旣而加臂於身奄忽就寐旣覺則抱中已空天色大明松陰翳曉身下藉黍穰尺許厚駭嘆而歸告妻妻戲爲除館設榻其中闔門出曰新娘子今夜至矣因與共笑曰旣暮妻戲曳徐啓門曰新人得無已在室耶旣入則美人華妝坐榻上見二人入起逆之夫妻大愕女掩口局局而笑參拜恭謹妻乃治具爲之合歡女早起操作不待驅使一日謂徐姊姨輩俱欲來吾家一望徐慮

無中生有寫來偏不空冗

倉卒無以應客女曰都知吾家不饒將先賫饌具來但煩吾家姊姊烹飪而已徐告妻妻諾之晨炊後果有人荷酒蔌來釋担而去妻爲職庖人之役晡後六七女郎至長者不過四十以來圍坐並飲喧笑盈室徐妻伏聰以窺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他客皆不可睹北斗挂屋角讙然始去女送客未返妻入視案上杯柈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餓遂如狗舐砧少間女還殷殷相勞奪器自滌促嫡安眠妻曰客臨吾家使自備飲饌亦大笑話明日合另邀致逾數日徐從妻言使女復召客客至恣意

故作滿心快意之筆忽然打斷並已入手之巾子而亦失之揭出無宿分三字火熱心腸化爲冰冷

飲噉惟留四盞不加七箸徐問之羣笑曰夫人謂吾輩惡故留以待調人座間一女年十八九素舄縞裳云是新寡女呼爲六姊情態妖艷善笑能言與徐漸洽輒以諧語嘲徐行觴政徐爲錄事禁笑謔六姊頻連犯引十餘爵酡然逕醉芳體嬌懶荏弱難持無何亡去徐燭而覓之則酣寢暗幃中近接其吻亦不覺以手探袴私處墳起心旌方搖席中紛喚徐郎乃急理其衣見袖中有綾巾竊之而出迨於夜央衆客離席六姊未醒七姐入搖之始呵欠而起繫裙理髮從衆去徐拳拳懷念不釋

於心將於空處展玩遺巾而覓之已渺疑送客時遺落途間執燈細照階除都復烏有意瑣瑣不自得女問之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誑語巾子人已將去徒勞心目徐驚以實告且言懷思女曰彼與君無宿分緣止此耳問其故曰彼前身曲中女君爲士人見而悅之爲兩親所阻志不得遂感疾阽危使人語之曰我已不起但得若來獲一捫其肌膚死無憾此女諾如所請適以冗羈未遽往過夕而至則病者已殞是前世與君有一捫之緣也過此即非望後設筵再招諸女惟六姊不至徐疑女

逼進一層直令無可躲閃於下文更為得力

前半幅不求之而自至後半幅强求之而終沮有緣無緣喚醒迷人不少

妒頗有怨懟女一日謂徐曰若以六姊之故妾相見罪彼實不肯至於我何尤今八年之好行將別矣請為君極力一謀用解從前之惑彼雖不來寧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人定勝天不可知徐喜從之女握手飄若履虛頃刻至其家黃甓廣堂門戶曲折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曰拙女久蒙溫煦老身以殘年衰慵有疏省問或當不怪耶即張筵作會女便問諸姨妹母云各歸其家惟六姐在耳即喚婢請六娘子來久之不出女人曳之既至俯首簡嘿不似前此之諧少時叟媪辭去女

再逼進一層直到無可躲閃此到不肯躲閃而後以忽聞二字作轉以竄避無迹作收筆力矯健乃爾

謂六姊曰姐姐高自重使人怨我六姊微哂曰輕薄兒何以相近女執兩人殘卮強使易飲曰吻已接矣作態何爲少時七姐亦去室中止餘二人徐遽起相逼六姊宛轉撑拒徐牽衣長跪而哀之色漸和相攜入室裁緩儒結忽聞喊嘶動地火光射闥六姊大驚推徐起曰禍事忽臨奈何徐忙迫不知所爲而女郎已竄避無迹矣徐悵然少坐屋宇並失獵者十餘人按鷹操刃而至驚問何人夜伏於此徐託言迷途因告姓字一人曰適逐一狐見之否荅云不見細認其處乃于氏殯宮也怏怏

而歸猶冀七姐復至晨占雀喜夕卜燈花而竟無消息

矣董玉玹談

殯宮〔潘岳文〕歸反哭兮｜｜孟浪見卷四葛巾充下陳〔爾雅〕堂除謂之陳〔戰國策〕美人｜｜｜〔注〕下陳猶後列也局局而笑〔莊子天地篇〕將閭葂蕩季徹于魯君季徹｜｜然笑注｜｜笑不出聲也治具見卷一陸判戚見卷一狐女錄事｜｜官名謂總｜眾｜也〔見職官要錄〕〇章望之延漏錄凡飲以一人爲｜｜以糾坐人須擇其人有飲材者飲材有三善令知音大戶也心旌方搖〔戰國策〕楚王曰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搖搖如懸｜而無所終薄阽危見卷八花姑子人勝天見卷九細柳晨占雀喜夕卜燈花〔西京雜記〕陸賈曰目瞤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則行人至蜘蛛集則百事喜故曰瞤則咒之火華則拜

之鵲噪則餧之蜘蛛則放之○郭鈺送遠曲歸期未定須寄書誤人莫誤燈花卜　董玉玹

顧生

江南顧生客稷下眼暴瘇晝夜呻吟罔所醫藥十餘日痛少減而合眼時輒睹巨宅凡四五進門皆洞闢最深處有人往來但遙睹不可細認一日方凝神注之忽覺入宅中三歷門戶絕無人跡有南北廳事內以紅氊貼地畧窺之見滿屋嬰兒坐者臥者膝行者不可數計愕疑間一人自舍後出見之曰小王子謂有遠客在門果然便邀之顧不敢入強之乃入問此何所曰九王世子

居世子瘧病新瘥今日親賓作賀先生有緣也言未已
有奔至者督促速行俄至一處雕榭朱欄一殿北向凡
有九楹歷階而升則客滿座見一少年北而坐知是王
子便伏堂下滿堂盡起王子曳顧東嚮坐酒既行鼓樂
暴作諸妓升堂演華封祝纔過三折逆旅主人及僕喚
進午餐就牀頭頻呼之且聞甚眞心恐王子知然並無
知者遂托更衣而出仰視日之中夕則見僕立牀前始
悟未離旅邸心悵悵猶欲急反因遣僕闔扉去甫交睫
見宮舍依然急循故道而入路經前嬰兒處並無嬰兒

有數十蓬首鮐背坐臥其中望見顧出惡聲曰誰家無
頼子來此窺伺顧驚懼不敢置辯疾趨後庭升殿即坐
見王子頷下添髭尺餘矣見顧笑問何往劇本過七折
矣因以巨觥示罰移時曲終又呈齣目顧點彭祖娶婦
妓即以椰瓢行酒可容五斗許顧離席辭飲言臣目疾
不敢過醉王子曰君患目有太醫在此便合診視東座
一客即離席來兩指啟雙眥以玉簪點白膏如脂囑合
目少睡王子命侍兒導入複室令臥臥片時覺牀帳香
軟因而熟眠居無何忽聞鳴鉦鍠聒即復驚醒疑是優

戲未畢開目視之則旅舍中狗舐油鐺也然目病若失再閉之一無所睹矣

䙰下見卷六公孫九娘聽事見卷三石清虛華封祝（堯紀）堯觀子華｜｜人｜｜之以爲劇名未詳逆旅見卷二巧娘更衣見卷八封三娘蓬首鮐背詩衛風首如飛蓬○鮐背見卷二聶小倩彭祖娶婦（史記）｜｜壽八百歷三代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椰瓢（正字通）｜殼有斑纈點文橫破之爲酒器遇毒則酒拂起鉦見卷四晚霞

周克昌

淮上貢士周天儀年五旬止一子名克昌愛暱之至十三四歲丰姿甚秀而性不喜讀輒逃塾從羣兒戲恒終

此鬼甚無謂然天下之庸人而致庸福皆若有鬼代爲之而較此鬼更覺無謂者只合叫精明人氣死

日不返周亦聽之一日既暮不歸始尋之殊竟烏有夫妻號咷幾不欲生年餘昌忽自至言爲道士迷去幸不見害値其他出得逃而歸周喜極亦不追問及教以讀慧悟倍於疇曩踰年文思大進旣入郡庠試遂知名世族爭昏昌頗不願趙進士女有姿周强爲娶之旣入門夫妻調笑甚懽而昌恒獨宿若無所私逾年秋戰而捷周益慰然年漸暮日望抱孫故嘗隱諷昌昌漠若不解毋不能忍朝夕多絮語昌變色出曰我久欲亡去所不遽捨者顧復之情耳實不能探討房帷以慰所望請仍

去彼順志者且復來矣媼追曳之已蹄衣冠如蛻大駭疑昌已死是必其鬼也悲嘆而已次日昌忽僕馬而至舉家惶駭近詰之亦言爲惡人略賣於富商之家商無子子焉得昌後忽生一子昌思家遂送之歸問所學則頑鈍如昔乃知此爲昌其入泮鄉捷者鬼之假也然竊喜其事未泄即使襲孝廉之名入房婦甚狎熟而昌靦然有愧色似新昏者甫周年生子矣

異史氏曰古言庸福人必鼻口眉目間具有少庸而後福隨之其精光陸離者鬼所棄也庸之所在桂籍可以

不入閨而遁佳麗可以不親迎而致而況少有憑藉益之鑽窺者乎

桂籍見卷六毛狐

此神亦過好勝

鄱陽神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湖上有神祠停橈游瞻內雕木普郎死節臣像翟姓一神最居末座翟曰吾家宗人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斷帆檣檣傾側一家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翟登小舟於是家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

泉刀本流通之物豈容偃臥者據爲已有

無何淚息尋之已杳

翟湛持名世琪益都人順治丙戌舉人己亥進士司理見卷一嬌娜鄱陽湖在江西饒州府界內雕丁普郎死節臣像綸按康郎山明太祖功臣廟首祀丁普郎

錢流

沂水劉宗玉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驚喜以兩手滿掬復偃臥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尚存

沂水劉宗玉名琮

楊疤眼

一獵人夜伏山中見有小人長二尺已來踽踽行澗底少間又一人來高亦如之適相値交問何之前者曰我將往望楊疤眼前見其氣色晦黯多罹不吉後人曰我亦爲此汝言不謬獵者知其非人厲聲大叱二人並無有矣夜獲一狐大目上有瘢痕大如錢

龍戲蛛

徐公爲齊東令署中有樓用藏肴餌往往被物竊食狼籍於地家人數受譙責因伏伺之見一蜘蛛大如斗駭走白公公以爲異日遣婢輩投餌焉蛛益馴飢輒出依

人飽而後去積年餘公偶閱案牘蛛忽來伏几下疑其飢方呼家人取餌旋見兩蛇夾蛛臥細裁如箸蛛爪捲腹縮若不勝懼轉瞬間蛇暴長粗於卵大駭欲走巨霆大作闔家震斃移時公甦夫人及婢僕擊死者七人公病月餘尋卒公爲人廉正愛民柩發之日民斂錢以送哭聲滿野

異史氏曰龍戲蛛每意是里巷之訛言耳乃眞有之乎聞雷霆之擊必於凶人奈何以循良之吏罹此慘毒天公之憒憒不已多乎

狽籍見卷一畫皮　天公憒憒見卷三水災

役鬼

山西楊醫善針灸之術又能役鬼一出門則捉驢操鞭者皆鬼物也嘗夜自他歸與友人同行途中見二人來修偉異常友人大駭楊便問何人答云長腳王大頭李敬迓主人楊曰為前驅二人旋踵而行蹇緩則立候之若奴隸然

蹇見卷二鳳陽士人

三朝元老

履歷罕有

恥之於人大矣

某中堂者故明相也曾降流寇上論非之老歸林下亭堂落成數人直宿其中天明見堂上一扁云三朝元老一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懸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忘八次句隱無恥也似之

洪經畧南征凱旋至金陵醮薦陣亡將士有舊門人謁見拜已即呈文藝洪久厭文事辭以昏眊其人云但煩坐聽容某頌達上聞遂探袖出文抗聲朗讀乃故明思宗御製祭洪遼陽死難文也讀畢大哭而去

讀祭

文奇讀畢大哭更奇甲申之變以後只有此哭

或問此老此時何以爲心曰此老之心久已死矣雖
對之朗讀何會得聞對之大哭何會得見

中堂（泚北偶談明洪武十五年設內閣大學士上命皆于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閣大學士主右春坊大學士俱爲翰林院官故院中設閣老公座於上而掌院學士反居其旁諸學士稱閣老曰中堂以此〇按湘山野錄錢希白見王欽若戲曰中堂有如此宰相乎又聞見錄富鄭公與康節食筍公曰未如中堂骨董之美云云元王惲有中堂事記記元初中書省事皆前此矣）

落成（見卷九雲蘿公）

洪經略（名承疇明萬歷丙辰進士崇禎十五年二月戊午大清兵克松山承疇降）

夜明

有賈客泛於南海三更時舟中大亮似曉起視見一巨

物半身出水上儼若山岳目如兩日初升光四射大地皆明駭問舟人並無知者共伏瞻之移時漸縮入水乃復晦後至閩中俱言某夜明而復昏相傳爲異計其時則舟中見怪之夜也

鳥語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聞鸝鳴因告主人使愼火問故荅曰鳥云大火難救可怕衆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之稱爲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也適有皁花雀鳴樹上衆問

於無足重輕之事使其言皆信而有徵庶

幾直言規戒可以信而悟悟而改也仙人其借鳥語以施其婆心者耶疑之怒之逐之利令智昏有如是矣

何語曰雀言初六養之初六養之十四十六殤之想此家孿生矣今日爲初十不出五六日當俱死也詢之果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邑令聞其奇招之延爲客時羣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云罷罷偏向他偏向他令大服蓋妻妾反唇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優禮之時辨鳥語多奇中而道士樸野肆言輒無所忌令最貪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爲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羣鴨復來令又詰之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爲明公會計耳問何計曰彼云蠟燭一百八銀珠

一千八令慚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令不許踰數日宴客忽聞杜宇客問之曰鳥云丟官去衆愕然失色令大怒立逐之去未幾令果以墨敗嗚呼此仙人儆戒之而惜乎危厲熏心者不之悟也

齊俗呼蟬曰稍遷其綠色者曰都了邑有父子俱青衿生將赴歲試忽有蟬集襟上父喜曰稍遷吉兆也一僮視之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悅已而果俱被黜

孿生見卷六羅剎海市　反脣見卷二曾友于　會計見卷一長清僧　杜宇見卷三林

四娘以墨敗見前席方平危厲心易艮青上一厲生見卷七江城一騂為青牲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終